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29

門 口 12
號 卷

嘉禾趙氏藏書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九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而宣書即位義同允公然允之弒隱也允實與其逆而遂之弒惡也宣不與焉此所以不去王以別輕重也噫觀乎此春秋之旨微哉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私黨以濟其惡也弒太子立宣公絕姜氏皆仲遂與共贏之謀今謀既濟矣獨虞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故宣公即位

坐席未温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其爲謀不其迫哉蓋齊惠亦負篡弑之
惡故不暇責魯特惠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爾
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爾
故得婦姜則宣公之位定共嬴公子遂可以高卧
無虞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書公子遂是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
姜誅共嬴也婦者有姑之稱姜氏既絶而歸齊婦
安得姑書婦姜所以見妾母專政而娶齊之謀遂
與共嬴同之也顯則誅仲遂隱則誅共嬴吾是知
春秋之旨不可以淺淺求之而說者譏公喪娶

不親迎失禮而已春秋豈責禮於弑逆之人哉直
探其心而誅之然後爲得其罪

夏季孫行父如齊

拜成婚也前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季孫行父如齊
今夫人婦姜至自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絶其
姑今日賀其婦婦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絶
之婦倭之夫人則賀之倭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
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絶而立者賀其爲謀皆出於
大夫大夫之橫一至是耶魯固無君矣齊侯之爲
齊侯其亦有心腹腎腸乎欲絶者聽其絶欲賀者
聽其賀均齊之女耳哀姜何不幸而婦姜何幸也

聖人書之不苟誅魯亦所以責齊矣齊豈不知其故哉蓋同惡相庇雖知其以爲納賂以請會且既會而後取濟西田苟先納賂則既會之後安得濟田之賂也不求其故妄意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春秋諸侯禮樂刑政動擬天子不知其有勢不可得而擬者亦彊爲之吾竊嘆其然古者大夫命於天子春秋之世自命矣大夫有罪實之司寇春秋之世自殺矣命大夫殺大夫猶可爲也而放大夫諸侯豈得爲之天子四海爲家大臣有罪而法不至殺則放之于荒裔措諸惡地而俾之自新舜放驩兜於崇山是也晉諸侯爾越晉境則爲他國安得荒裔而寘之今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於人若其不賢則衛安肯容之晉旋之而衛釋之晉何以責衛哉衛豈晉之荒服乎古者大夫有罪則待放於境待放者去之別名也舜放驩兜放之者置之別名也今甲父不待放而君放之是置之于衛也若曰無去是云爾衛非晉地安保其無去是哉此諸侯之謬政而可笑者春秋書之以著其僭且謬也以殺大夫之例求之則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甲父之無罪不可得而知而左

氏以爲河曲之戰不用命且河曲之役於今七年矣豈至是而後責其不用命邪無其事實而彊合附會甚矣曰放無罪足矣不必問其故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之會齊志也左氏以爲定公位且子卒而姜氏歸則宣既立矣改元即位又娶於齊行父且如齊拜成婚則公之定位已久何至是而後定哉齊惠蓋以宣之立皆齊之賜也故爲平州之會要公而責賂焉允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鄭志也宣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齊志也其文義自相屬左氏徒見行父如齊在未會之前因以爲求定公位不知行父如齊拜成婚爾何與於今日之會哉今日之會齊要魯以求賂也與會鄭伯之意同平州齊地豈魯會齊不即魯地而即齊邪即齊地則齊爲志也審矣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齊致賂也魯致之而書齊取齊欲之也齊惠之罪實與魯均尚何辭而脅魯責賂哉徒以惡視之死出姜之歸有以負齊也既爲平州之會而取濟西田則出姜之恨無以伸惡視之寃無所訴反親怙讎貪利黨逆凡以輔篡逆之勢結不義之援而已內固私黨外得重賂是二利也宜齊惠

樂爲之而不顧死者之寃生者之恨也魯挈田賂
齊而免討逆之兵成婚姻之好是亦兩得矣齊有
二利魯有兩得所獲略相當然出姜二子何負於
齊周公疆土何輕於魯哉王法不行齊魯不勝其
幸爾不知百世之後有春秋之法也書曰公會齊
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其姦心惡
跡可逭乎

秋邾子來朝

滕子朝允公說者以爲朝弒君之惡而貶書子今
邾子朝宣公亦弒君之惡何以不貶書男乎吾以
是知滕子自貶之說於是有據邾自僖文之世

爲魯所虐至是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故來朝然
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春秋之世小國之事
大國蓋亦難矣朝亦被兵不朝亦見伐一咈其欲
則兵甲從之豈特邾乎滕杞小國皆然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莊眞天下之姦雄也其爲謀非暴橫陵虐而取
諸侯蓋亦達天下之勢以漸而蠶食者也吁可畏
哉前日滅庸之役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
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
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則東西之
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觀諸此楚之爲謀

非淺淺者初不見其伐秦伐巴而巴秦服不見其伐鄭而鄭服其爲政必有假仁假義而懷秦鄭已人之心者吾竊爲中國懼晉靈不君趙盾方有異志諸侯何恃哉彼雖救陳伐鄭能挫楚之鋒乎宜楚莊得以成其霸也然所以成楚之勢者鄭也故貶稱人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以大夫而尸諸侯之事春秋無貶詞蓋霸者不作楚方跋扈不得已而與盾也盾不救則陳宋爲楚矣然書救陳而左氏以爲救陳宋諸儒泓之以爲闕文非也此又左氏附會意陳宋均受兵盾安得救陳而不救宋也此蓋意之而妄加其文耳且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自解何用分兵而兩救哉然則此盾之謀歟非謀也勢也左氏不達勢而謬生救宋之文諸儒從之誤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趙盾救陳未返而次于棐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然救陳書盾而伐鄭書師何哉是則春秋之法也救陳者盾一人而已不名無以知其爲盾伐鄭者四國諸侯會之以一大夫而主四國之君不可以訓故書曰晉師不以大夫抗諸侯也然則貶盾歟曰不可得而貶爾變文書師所以予其救中國之

功不斥書盾所以存君臣之義楚勢方張中國無霸主諸侯不相為用則折焉而為楚矣幸盾能修文襄之緒而救陳伐鄭焉必責正義而誅之則諸侯何所恃哉故不得已而予之然直以四國之君而會晉趙盾則君臣上下之分無以立故變文而書師焉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權正並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間愚因是而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盾之黨也彼見盾執國權主諸侯而已無寸功焉以為秦於晉為世仇也於是帥師侵崇崇秦之與國也侵崇無損於秦無益於晉所以然者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也立功所以媚盾而固其寵焉宜其見信於盾而成其弒逆之惡也要功生事之臣果可親乎

晉人宋人伐鄭

前日伐鄭書師善其救中國也今日伐鄭書人惡其不能服鄭而徒弊中國也服鄭之本在德其次莫如力趙盾何德以服人哉而力又不足宜鄭人望望而去之何以伐為伐之卒不能得鄭而為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就獲者晉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鄭伐宋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爲主例之常也楚未嘗伐鄭鄭穆無釁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爲楚伐宋附夷狄而戕中國可勝責乎然伐宋者楚也楚子不出責勝於宋而能敗其師獲其將者楚之力也然則鄭用楚師何以不書以蓋楚畀之非鄭以之也故以鄭自將其師爲文然揆其力鄭必不能獨敗宋師而不賴楚春秋書獲者七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與此獲華元書敗績蓋兵將俱沒也華元兵敗身獲而無貶辭傷其力不敵而責晉之不救也書敗書獲甚楚鄭也然歸生有今日之功而鄭靈受異日之禍戰功何足多哉戰功者橫逆之階也則鄭之勝而得禍不若宋之敗未必不爲福也華元之敗不失爲賢大夫聖人傷其敗而無貶辭信乎聖人之門不道戰功也

秦師伐晉

秦晉自河曲之戰於今七年無疆埸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邀尺寸之功無釁而侵崇無損於秦而犯秦怒秦於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師曲在晉也伐者問罪之名侵者剽掠之計以剽掠待晉而以

問罪待秦聖人之不與晉明矣於時秦蓋睦於楚幸秦不連楚而伐晉使秦楚共而爲是謀晉其殆哉初而侵崇不徒無損於秦且何益於晉而今日受兵晉能無傷乎是穿結虛怨而晉受實害也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大棘之役晉視宋若秦越而不加救援兵敗將獲亦云傷矣今乃區區摟三國之兵以侵鄭豈能克鄭哉徒塞宋人慟哭之請而慰其敗衄之傷也于時趙盾逆機發在旦夕何暇爲諸侯謀然聞其傷而不加恤則懼諸侯有離心逆機動則四鄰合而扼己也故爲黽勉之行侵鄭而已何名爲報大棘之辱哉聖人疾之貶而書人不可謂將卑師少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春秋之作凡以暴天下之隱情而誅亂臣賊子之心也若夫善如顏閔惡如桀跖婦人孺子皆判其是非何賴夫春秋趙盾之弒君藏姦匿謀其狀甚晦不惟當時惑之後世有所不白學者不信聖人而信淺丈夫口耳之論更以爲賢吾所不曉且弒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聖人豈以弒逆之罪誣君子乎弒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爾盾將弒君而假手於穿穿盾之孚也受盾之賜則惟所驅之

是亦鷹鸇之用爾彼欲得禽者豈鷹鸇哉捨盾而治穿穿固受惡無辭而盾之姦得爲君子春秋豈不失賊乎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窮惡之首而誅其心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假手於人以行其簒逆之心如司馬師之用賈充者且高貴鄉公之弑實賈充成濟手刃之陳泰請殺充以戒惡而師不忍其事與盾之不殺穿者何異後世其亦指賈充爲弑君而以師爲賢哉說者乃曰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以是得弑君之罪且裴度相敬宗當國秉政於時蘇佐明弑敬宗而立文宗度不知之非獨不亡亦不討賊後世其亦指裴度爲弑

君可乎聖人不責人於無心苟無是心而妄以其罪加之是誣人也雖羅織之吏有所不忍而謂聖人爲之乎趙盾弑君其罪既白學者胡爲廢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吾援魏唐之事非以證經也古今固殊而人情則一以後世之事而酌古人之情則趙盾之情見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之僭郊天不從而人不允魯必爲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

口傷者一有變而不郊者四猶三望者三免牛者一免牲者二禮不中節人鬼不享況上帝乎魯不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且鼷鼠食牛豈人所能治皆天殃也而說者責其養牲不謹是責罪於庖人而弊借於魯侯也不惟失人之意且違天意矣今郊牛口傷而改卜牛是宣公不識天譴而猶改卜也牛又至於死則天意不欲魯郊審矣不郊而猶三望是不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左氏曰不郊無望可也是爲得之餘義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四月而葬非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中國之幸也而陸渾在伊洛之間逼近王城楚於陸渾無絲髮之憾莊王之兵非疾陸渾也蓋將撼周鼎焉嗚呼莊王於是蓋未離乎夷也霸業以尊周爲義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首無足怪者彼其假伐戎之名以窺周室宜得童貝而今書楚子何哉曰書楚子所以深誅之也苟夷狄而爲是舉聖人豈責大義於夷狄哉將以不治治之矣

楚本蠻熊之後而莊王楚之賢君也宜少知大義而反干犯上之誅故書曰子若曰五等諸侯而爲是舉蓋以中國之法誅之也若然則春秋之法安可以例求之

夏楚人侵鄭

霸者之服諸侯德義而已莊王之興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伐陸渾之戎而觀兵於周所履不正而爲謀不順晉亦未嘗偪鄭而鄭叛楚歸晉則信乎德義者霸主之基也既以不義而失鄭矣乃區區以兵侵鄭君子不以爲責叛是侵掠中夏而已故曰楚人侵鄭書人書侵其誅楚之法重矣

秋赤狄侵齊

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於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其種類實繁今其侵齊始見於經周衰王政不綱夷狄雜處中夏其患既久固不能驅而出之四海之外也然有霸者作順則撫之逆則滅之俾不爲諸侯之患足矣今晉政內亂赤狄陸梁於東楚人跋扈於西晉不能治也彼其侵小邦猶曰蜂蠆而已今直犯大國其可忽乎彼蓋以齊負弒逆之罪蚍蜉蟻子均可以撼搖之故肆其封豕長蛇以蠶食焉二年之間而兩侵齊境齊

何慊於赤狄哉徒以西鄰於赤狄而且負不義之慊也嗚呼不順之人雖夷狄得以藉口而陵之況鄰國乎雖然赤狄之患亦不可長也

宋師圍曹

棐林之會宋曹同伐鄭閒一歲而宋師圍曹宋曹之憾無問其故而晉之不能輯和諸侯審矣今內有赤狄之患外有荊楚之彊諸侯惟締交一心協力而抗之然後得以少安今內自生敵國諸侯交惡而志不一此楚人之幸而中國之憂也彼宋曹不憂乎外而交爭於內是自危也楚人不乘隙而爲卞莊子之計幸矣然聖人書之非苟責宋曹實罪晉也晉能宗諸侯則宋曹無今日之圍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葬不月闕文也安有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之閒爾鄭之速葬者歸生之謀也歸生將不利於嗣君故速葬而成其逆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苔取向

平非齊魯之所宜與也齊惠魯宣何人哉已不自揆而責人以平君子哂之周禮有調人諧和萬民之難合方氏除邦國之怨惡則平者固君子之事

也惟義故能平人之不義已爲不義之渠何以詰人之不義哉莒鄰有疆場之怨能直已而平之二國何辭而不屈惠宣負大逆之名於天下小人恥之冒靦顏而平莒鄰宜莒鄰之不肯也今夫市有兩人鬬盜攘臂而解之彼有死而已豈能服於盜哉盜不解鬬將自止盜而解之是激兩人之怒而益其鬬也盜既解而不止則亦莫不怒因奮擊而攫其金焉是盜之常情爾惠宣之平莒鄰何以異此莒人不我從因伐莒以取向初以義平人而以利終之則其初果誠於義哉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使用盟夫不信

歃血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以子路之義存焉爾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兩怨相讎能以片言折之者惟義而已推子路之義居莒鄰之間莒鄰將拜伏聽命之不暇尚安有不肯之違哉彼惠宣均不義之徒宜其不能平二國也然莒不肯齊不伐公獨伐之蓋主是平者魯也宣恥於不肯則不能無怒故因伐而取邑焉則其惡尤出齊惠之上信乎其爲宣公也春秋諱内惡而此辭煩不殺略無隱避之文聖人於此蓋誅之重矣向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向遂滅地屬莒至是爲魯所取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春秋書弒逆之事罪惡有輕重覩文生義聖意自見而學者癖於左氏以其辭艷而富事新且奇多叛經而從之吾不惡其喜新奇而患其失聖人之旨而逸罪人則春秋之法不著於後世也如趙盾之事既不可信彼亦自疑其不信也於是託仲尼稱董狐之直以實其說使其說之近義雖不假聖人而傳若其非也雖冒以堯舜文武之所爲識者必將辯之而況託爲傳聞之論乎歸生之罪在所不必言而左氏載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謀弒君哉不經甚矣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學者不以經而學經乃信口耳浮華之論此吾所以辯之也

赤狄侵齊

義同前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七年之間凡五如齊公之亟雖齊之賜今位既定矣齊固無德於魯也何求於齊而屢朝之蓋平州之會齊人求賂魯魯割濟西田久在齊則齊豐而魯瘠魯固弱於齊也今又失是田則何以爲國乎

故屢屈而朝齊者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侯元卒公復如齊拜田且弔焉頃公即位則公不復如齊矣用是知公之五如齊凡以爲是田也屈己以賂之折節以求之以已不正而已宣公以位爲榮吾見其以位爲辱也

冬楚子伐鄭

楚前日侵鄭書人書侵而今日伐鄭書子書伐聖人輕重之法未嘗不與人爲善人之爲善雖夷狄且與之而況君子乎楚伐戎逼周而鄭歸晉則侵鄭爲曲故貶書人今鄭弒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爲有辭雖楚兵之興志於得鄭非爲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爲辭聖人亦因其辭而權與之非予楚也責中國也晉亦負不義之惡尚何辭以正鄭哉然使楚得以藉口而爲義則夫與楚子者責晉重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同四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氏齊之望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高氏蓋世秉齊政公至自齊而高氏固來逆叔姬則固在齊已求婚於公矣齊君要魯而利之齊臣要魯而娶之君臣所以脅魯者以魯有負於齊也

輸田於君納女於臣魯之辱大矣宣公尚以位爲
榮乎不若嫜然匹夫無是辱也諸侯嫁女於大夫
以大夫同姓者主之而高固來逆於魯公自主之
也以諸侯下敵大夫其爲辱甚矣
叔孫得臣卒
得臣於宣蓋有援立之功文十八年與公子遂並
如齊歸而殺惡及視絶出姜而立宣公得臣與有
力焉則今之卒宣公其無念乎仲遂卒適祭祀於
大廟則爲之去籥卒事得臣之卒幸而不在有事
大廟之日故其異常之禮不得見於經然其待仲
遂之異則待得臣不能不優矣嗚呼隆私恩而背

公義輕正禮而重逆黨是宣公之心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婚姻之禮世有常經而婚義有親迎無反馬議禮
者當從婚義爲正女既嫁遠于父母歲一歸寧父
母歿則以卿行所以篤親親之義今子叔姬未踰
年而來歸寧禮固疎矣而高固委質於齊非君命
不出境前日來逆叔姬猶曰親迎也今從叔姬來
此何禮哉內廢君臣之義外紊婚姻之禮春秋之
世禮義銷亡非特高固爲然春秋蓋因高固以示
譏而垂後世之戒云
楚人伐鄭

前日伐鄭聖人以討逆子之故書子今之伐鄭則是陵虐中國而已故書人聖人褒貶無私焉無謂前日之是而蓋其今日之非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成之立得鄭而失陳鄭所以來歸者以鄭襄繼故而立晉成亦繼故而立同惡相求爾而陳所以從楚者以楚之彊而晉權在趙盾　不足以庇已也晉內不修德以來諸侯而徒恃兵以服陳果能得陳乎今盾及衛孫免侵之亦然爾黑壤之盟陳卒不與其後乍歸晉而楚又伐之陳復爲楚有陳特視其彊弱以決從違之計實非心服也晉楚爭陳自此始故聖人詳録之以見中國盟主之不足恃也不書帥師將尊師少爾公羊以爲趙盾弒君而復見其意蓋以弒君之賊復見明盾非弒也翬遂慶父宋萬齊商人皆復見亦謂之非弒可乎其說疎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良夫之來爲晉求魯也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

外晉晉成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伐宋鄭侵鄭侵陳衛無不從役魯宣未嘗與晉人之會盟征伐也故晉將爲黑壤之會而俾衛求之文十三年晉爲新城之役於時魯睦於晉而爲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新城之盟今衛成睦於晉而爲晉求魯魯何辭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爲自安之計也故聖人與之無貶辭焉然衛成之君衛使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比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於晉故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至黑壤之會則公親會之蓋重夫渝盟於衛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書云萊夷作牧禹貢青州之域也齊居於青則萊夷必爲齊患矣爲齊患而魯會伐之魯侯之服役於齊固矣魯民何負而從齊役邪君負於齊而民償之爲魯民者何不幸哉爲齊伐萊而書曰至自伐萊彼何功於魯而飲至於魯廟宣公必有以誣其祖矣傳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則大旱者伐萊之譴歟書曰大旱則不雩或雩而不雨不雩則無志乎民雩而不雨是宣公之惡聞於天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自文襄既沒靈公不君霸業不振政在大夫諸侯不咸成公立於今五年始謀黑壤之會合諸侯同外楚以尊中國聖人蓋許之故内外皆爵無貶辭焉左氏設經外之文以會爲盟謂晉人止公公不與盟故特書會吾竊嗤其誣而諸儒往往指以爲說不其迂哉且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曰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歃則書公不與盟今經無其文而左氏妄生此說學者信之過矣借使有之而春秋不書後世無左氏之說則學者何自知實盟而會晉侯止公而公不與盟也聖人作經必不如是之晦識者學經當以經爲

正以傳求經固已惑矣況反以經明傳邪信是說則春秋之旨紊不可考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將君命無反無留禮既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無留也聘未至不幸而卒則以尸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公子遂如齊至黃有疾遂反則是廢君命矣以疾而復猶曰避疾事有甚於疾者亦何所不避哉是以聖人不書疾若曰有故即反無君命也昭公如晉有疾乃復公自行非君命故明書其疾而此有疾不書疾其旨遠矣凡以責人臣將君命雖有

故不當避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於太廟常祭也譏不在祭故不書名所譏者仲遂卒而猶繹繹而復去聲也仲遂不曰公子承上文也曰仲遂者字也譏世卿爾孫以王父字爲氏而遂之孫曰仲嬰齊是也故其卒書字以著張本亦猶公子季友卒其後爲季氏也成十五年書仲嬰齊卒嬰齊無事業見於經而書卒者爲仲遂書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享賓也商曰彤書所謂高宗彤日是也周曰繹詩所謂絲衣繹賓尸是也萬者干舞也干舞無聲籥者羽舞吹籥卿佐國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古者卿大夫卒則君爲之罷朝減饌徹樂以示其戚則仲遂之卒享賓可已而不已也故曰猶繹焉既繹則於遂宜疎矣乃爲之存萬而去籥嗚呼宣公之爲人則巧矣如後世之清議何彼其聲聲一時之聽可也能逭春秋之誅乎且宣公之立實受國於仲遂內而國人外而鄰國罔不聞知而宣公中厚乎遂而外薄之以罔羣聽焉及卒于垂宣公以爲遂魯之賊也繹有所不必已而心豈誠惡之哉既繹而有所不安於心懼遂之

神靈以已爲叛恩也故萬入而爲之去籥繹宜已而不已所以罔國人存其舞而去其聲所以慰仲遂其心蓋以爲幽不負仲遂而明不負國人矣而不知委曲避就適所以益其惡而暴其姦初不若去繹勿萬爲眞情也聖人微文以著其惡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其隱情晦迹蓋暴露而不可掩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文之夫人既絶矣而宣元年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者有姑之稱姜氏已絶婦安得姑所謂姑者嬴氏也宣公殺太子絶嫡母而奉妾母蓋自元年已然矣其私事襄仲殺惡及視絶嫡夫人皆嬴氏之謀則嬴氏蓋魯之元惡歟故聖人於元年書婦姜則見其以妾爲姑而於此復書夫人嬴氏卒則宣以妾母爲夫人而妾母專政之罪於是著見矣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隱固不以爲夫人而臣子夫人之故不書葬不以小君之禮葬也此夫人嬴氏薨宣尊之爲夫人故書葬以小君之禮治之也一書葬一不書葬於是褒貶之旨昭昭矣

晉師白狄伐秦

秦晉自河曲之戰固已厭兵而趙穿無釁生事以邀已功啓侵崇之役秦於是有伐晉之師今秦共

歿而晉靈猶怨已易世可以已矣而晉成復修先君之怨於秦成公尚何恩於先君哉所以然者姑以順國人之情以爲無廢先君之舉也不知晉人豈樂戰而伐秦者豈靈公之志哉蓋權出於盾與穿爾不能修文襄之業尊周室攘夷狄以蓋己之惡乃區區尋盾穿之跡摟白狄以伐秦吾不見其能懷國人而奉先君祗長夷狄之寇而益敵國之仇也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是亦狄晉矣

楚人滅舒蓼

舒同宗而異國故得謂之羣舒亦由狄均曰狄而異種也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詩曰荆舒是懲則舒蓋楚之黨爾彼夷狄相攻中國所不汲聖人何以書之蓋舒逼近中國滅舒則中國失南門矣書之所以爲中國憂而著楚莊之熾也晉不圖此而報私仇於秦何哉杜氏以舒蓼爲二國踈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義同隱二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葬不爲雨止又曰送葬不避塗潦則雨不克葬非禮也士之喪禮猶以漆車載簑笠而干乘之國

能無備乎禮平明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
克葬則無備明矣孫復之說吾從之或以爲嬴氏
殺嫡立庶天譴之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
定公亦雨不克葬無乃亦天譴邪嬴氏之惡不重
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邪其說
不根甚矣嬴氏之書葬凡以譏妾母奪嫡而得以
小君之禮葬且附妾於廟也雨不克葬譏無備耳

城平陽

左氏曰書時也且左氏例水昏正而栽水昏正夏
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也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
不識夏周正朔之異也於是疑左氏不學而跡者

非丘明審矣

楚師伐陳

舒蓼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
也然晉成亦無足依者故楚師伐陳而復爲楚焉
扈之會陳侯不在既而荀林父伐陳則今日之師
楚復得陳矣嗚呼陳不幸而當晉楚之衝豈甘心
於左衽哉使中國有威文之君則陳固不樂從楚
也彼晉成庸庸耳何足以宗諸侯而抗楚乎宜陳
之不能自固而復爲楚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朝諸侯而聘天子春秋之時無足責者所書者責

其故而已宣公朝齊者凡五皆有其故魯大夫如京師者七無事而往者惟此仲孫蔑與襄二十四年叔豹如京而已有故而朝必有其情無事而往必有其意不可不考也公之如齊為濟西田也吾於四年既言之而仲孫蔑之如京師何哉凡魯大夫如京師未有無其事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荅宰周公之聘也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召伯之錫命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奔襄王之喪也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荅毛伯之求金也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也無事而如京師者惟仲孫蔑與叔孫豹爾其故何哉蔑之如京師畏晉也豹之如京師畏齊也宣公倚齊而得國其比京深矣恃齊為援故不事晉黑壤之會蓋赴衛之求非誠事晉也其後朝齊聘齊無虛歲晉蓋憾之公懼有晉兵故如齊未反而命蔑如京師蓋晉成之母周姬成公周出也既聘京師則晉必不敢憾魯而伐王之所親矣此仲孫蔑所以無事而如京師也若夫昭公以豹聘周則是畏齊焉昭公比晉而不事齊齊蓋將伐之而靈王實娶於齊故使豹如京師以結於周既聘周則齊必不忍仇魯而伐王之所與也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夫如周者七蓋亦踈矣而如必以事無事而聘者二皆出其

所私安則視周爲弱而不恤急則倚周爲援以自固其罪可恕乎然其事甚隱且晦非深於春秋者不能考也吾故暴之以顯春秋之法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此一事爾而說者以其間一齊侯伐萊秋取根牟之此與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秋字遂以爲魯取之此與僖四年齊人伐陳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何異此承上文特間一時說爾說者疑其間一時遂以爲事在魯非也此與莒人伐杞取牟婁之文同特牟婁不間時而此間時矣以職方考之萊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則根牟即東牟耳齊侯扼萊之小伐而取其邑理何足怪而學者既曰魯取之則遂以爲國牟國太山牟縣非根牟也經書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牟不曰根牟豈可以根牟爲牟國其所以誤者蓋以爲內取國矣以爲內取國者以間一秋字也豈間一秋字遂析爲二國事而又以邑爲國哉萊逼於齊齊利其地而侵食之至襄六年齊卒滅萊則萊之弱而亡自取根牟始齊陵其小而圖滅之故聖人詳書以志齊之惡云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晉合諸侯于扈而以荀林父伐陳蓋會以求陳陳不至於是兵之則兵為有詞陳靈叛晉即楚楚滅舒蓼陳懼而歸晉既而楚師伐陳則陳復為楚陳之從違晉楚之間雖非得已然亦失所歸矣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為鄭乎而久於侏儒之俗亦既惑矣扈之會諸侯皆在而陳不與則林父之兵宜其不免哉聖人列序諸侯而繼書伐陳則責陳也深矣陳靈之為人庸不達權固不適變幸晉成卒而免晉兵然禍發蕭牆殃及其身觀其處夷夏之間懵不知適從固非明哲之君也宜不能保身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不書卒於會而書地者既會而反未離于扈也不可以書會晉衛二君皆不書葬魯不會也魯事齊而外晉而衛晉之與也既不會晉則亦何有於衛故俱不會焉齊惠公卒公親會之以報立己之恩晉衛蓋亦同盟矣雖赴而不會厚於利而薄於禮蓋以為晉衛無益已也嗚呼宣公之為人眞相鼠

宋人圍滕

滕小國也介以宋魯之閒難乎爲國矣宋之所以
疾於滕者以滕事魯也何以知其事魯八月滕子
卒而赴於魯則新君即位親於魯也審矣然滕之
微弱豈能貢二大國哉宋恃其彊以重兵圍之夫
圍城非將卒師少所能辦也而聖人書人誅其以
大陵小以彊陵弱故人宋所以伸滕也滕無善可
稱特憐其危弱而已明年宋又伐滕小國何以能
自立滕文公問雖孟子不能爲之謀曰築斯城也
鑿斯池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孟子之謀亦欲滕之自治以和其民人固邦本而
已爲滕君者固無以易此謀也

楚子伐鄭

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書子何也三年
侯鄭貶其猶夏也故書人四年鄭有歸生之道諸
侵不討而楚伐之聖人以討罪之辭書之故書子
五年伐鄭則非有討罪之名是亦干紀而已故又
書人今晉成卒中國無盟主楚乘隙而動伐鄭而
得鄭其爲患深矣而亦書子何哉蓋著夷狄之彊
而爲中國憂非與之也雖卻缺之救不能反鄭之
叛轍則信乎楚之侈而不可遏矣聖人書子蓋所
以著楚之彊盛而晉景初立懦而無立志中國無
盟主諸侯其何以安嗚呼奈何

晉卻缺帥師救鄭

救鄭而鄭卒叛救而無功宜得貶矣而無貶辭蓋所以存中國也晉景立而未能霸而大夫能出而救鄭儻不以是予之則中國之威日沮矣左氏謂鄭伯敗楚師若然則鄭安得從楚鄭不從楚則明年晉宋衛曹安得有伐鄭之師也吾意敗楚之事當在三年侵鄭或四年五年伐鄭之役左氏誤附於此爾宜初敗楚師故其後楚莊怒而屢疾於鄭也若鄭於此既敗楚師尚何以從楚哉左氏之說皆出於附會亦時有合者若以爲國史則誤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忠孝不兩立君子不得已擇其輕重而處之以權死生之際尤輕重所係不可不審也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而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紂之虐微子去之比干死之孔子均以爲仁夫去與死其跡氷炭矣而均得爲仁何哉微子比干皆王子也使其同聲而諫連頸而戮則成湯不祀矣微子之去所以全祖宗之祀比干之死所以盡臣子之義一以爲孝一以爲忠此所以皆得爲仁洩冶立淫亂之朝固不宜坐觀其惡而不言矣然君子之言不可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交友尚爾而況言於君乎言於君而

無益徒自取禍不若括囊無咎無譽也不忍括囊而食君祿則去之可也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而觸虎狼而取死庸得爲智乎此洩冶之死聖人所以名之也然其責洩冶也輕而責陳靈爲重故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況殺諫乎自古殺諫臣者不亡國則禍及身徵舒之逆即兆於此歟嗚呼戒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田之賂齊求定位而已位既定則不忍之心生即位二年猶有自危之心三年則益固矣故四年公遂如齊請是田也然齊既利是田三年之賦未足以厭齊欲齊安忍歸哉至是更十年四朝齊而後得之然齊侯非垂死之諜則亦未忍歸我也齊惠魯宣本同惡相濟齊所以責魯而魯之所以賂齊者徒以出姜之絕惡視之死慊然不足於心爾今齊惠將啓手足瞑目之後安知無魯文公既死之變哉是變一生齊將復受魯之報矣故惠公因公之朝挈是田而歸之後之託也嗚呼天子土地豈諸侯苞苴之物哉賂之以姦歸之以姦齊魯之罪均矣庸可恕乎不言求歸公受之齊也曰歸我濟西齊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齊濟焉有魯濟焉故曰我濟

西田別非齊濟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惠公卒而崔氏出奔崔氏者惠公之孚也惠卒而奔則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久矣書氏譏世卿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則世臣亦古制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書曰賞延於世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則世臣固國之望君之股肱也何以譏之蓋不譏其世而譏其專也世而賢是世濟其美也世而專是世濟其惡也春秋

之書崔氏尹氏武氏固非所謂賢也皆專也非專且橫而見逐又安得出奔哉穀梁以爲舉族而出彼尹氏卒豈舉族而卒邪不近人情矣左氏見襄二十五年有崔杼之事因以爲崔氏出奔吾又疑其附會且自是至崔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直未冠爾未冠遽能專齊乎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至崔杼之弒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且壯也吾固不好辯左氏附會之說實搜吾言聊一吐之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春公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驩如也則齊侯垂死

之託忍忘之乎故元卒而公復如齊奔喪拜田且
定嗣君以報元之賜也公即位於今十年未嘗一
朝京師蓋以周之弱不足依而吾之位實定於齊
齊爲重矣彼其五朝於齊蓋得國於齊焉爲魯天子
之封乎抑齊之壤也厚於齊而薄於周魯有罪矣
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不既橫哉聖人書如齊非
苟責魯抑亦誅齊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洩冶之諫以靈公淫於夏姬彼其荒淫殺諫以自
愚所謂無道也而稱臣以弒何哉蓋徵舒人子也
不忍其辱而弒君君則無道矣而母之惡用是益
彰庸得爲孝乎故書名以懲子道非謂靈有道而
出徵舒之名也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圍滕而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安能事
二國叛魯則宋伐之叛宋則魯伐之艱乎爲國哉
而宋成纔免晉楚之虐則陵犯小國曷亦以己處
晉楚之間爲心則滕之從違在所不問也左氏以
滕恃晉而不事宋滕今在徐州以職方考之滕越
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蓋事晉而不
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爭國之權外事大邦內逢君惡聖人書之以著父子相濟爲姦以固其寵可勝誅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楚爭鄭蓋自宣以下楚莊即位哆然圖霸而晉靈不君權在趙盾故鄭穆叛而即楚既以身餌楚則楚之視鄭遂若固有一折而歸晉則楚伐之叛而從楚則晉征之鄭不能自立視晉楚之彊弱以決從違之計耳故聖人亦閔其弱自鄭襄之後則重責晉楚而輕責鄭貶楚之虐而責晉以德晉德勝則楚之虐將自戢鄭有所依則亦不復爲楚矣此春秋之意也前日楚子伐鄭卻缺之救不能敗楚師安能得鄭故鄭服於楚夫鄭之服楚非情也勢也晉不自咎其不能敗楚以致鄭之叛乃區區用兵於鄭郊使鄭復反而從晉晉能庇鄭保楚師之不伐鄭乎不能也則曷內修政刑而和諸侯務農治兵以圖召陵城濮之舉彼摟諸侯以伐鄭鄭何辜哉此聖人所以貶而書人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前年仲孫蔑如京師豈誠重王室哉謀其私而已彼雖以謀私而王且以爲腆是以有王季子之聘

也宣公即位朝齊者五而聘齊者六皆以立己之故彼視王室利害不切其身宜其無一介之使也惟父事齊而懼有晉兵由是有蔑之行使無晉之恐則亦不復聘於王矣而天王遽有季子之報王豈測其諼哉彼蔑之見王必不曰魯懼晉而致聘蓋曰致三歲一聘之禮也然諼不能無敗故終春秋之世王不復聘魯豈其今日之諼有以欺王室哉不然自是之後凡百餘年王無聘魯之使何篤於初而略於終也愚是以知其諼之敗矣王季子王氏季子字也食采於王城因采爲氏今世有王氏皆本於此亦由宰周公食采於成周曰周公是

也諸儒之說鑿而不通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豈助季氏爲謀乎蓋爲魯計耳以爲季氏克顓臾則愈不可制也今邾婁何異於顓臾歸父克邾得繹則東門氏之彊豈減於季氏哉仲遂之專蓋自僖以下其見於經自如楚乞師始其後文公庸怠不君遂權日熾文不能收也至於廢夫人殺太子立宣公皆遂主之始終見於經者凡一十有九專盟專會專兵專出其卒也宣

公且為之徹樂去聲遂喪未禫而歸父斬然擁使命如齊矣今又帥重兵伐附庸而取其邑擁兵柄立戰功又取邑以自封植其何以制之哉而宣公不制更以為賢是養虎於閨闥聖人書之蓋為魯憂彼邾何負於魯而魯伐之是乃自伐以益內寇

耳

大水

解見允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慶頃公之立也而歸父亦安用如齊哉蓋魯之失政權歸於東門氏三家初未得志也謀奪其權而未有其間今宣公聘齊不命歸父而命行父歸父蓋疑之疑行父如齊而有以間己也歸父父子事齊牢不可破所以倚齊而制魯今行父既疾已之專彼其如齊也安保其不謀己也哉故行父未至而歸父踵如齊所以察行父之謀而觀齊侯之志也行父固未必有是謀然小人之情既為不義忌人之圖己儻然不自安耳則夫歸父之出又豈君命哉宣公蓋亦無若之何也非春秋何以治之

齊侯使國佐來聘

不喪聘在禮無譏文有僖公之喪公孫敖如齊不

以爲貶則齊有惠公之喪使國佐來聘不言子者亦正也武氏之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皆天王在喪故不書王使禮天子在喪稱小童諸侯在喪稱子彼其自稱可也臣子安可以是目其君哉故不稱王使若武氏毛伯之自求焉葵丘之盟稱衛子蓋躬自會而自稱也今齊頃未踰年而稱侯方其命使也豈頃公自稱曰齊侯哉國佐固亦不敢自稱其君曰齊子亦豈自稱齊侯歟彼其聘詞不過曰寡君使下臣聘於執事而已宣公德齊之援視齊若父母之邦宜其不敢斥曰齊子然而稱侯者豈爲尊齊侯哉是乃陌之於不

孝也故其書於策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春秋蓋因舊史以義自見所謂因而不必修者也

饑

春秋書饑者二大饑者一而宣公獨居其二宣公即位至是十年矣大旱大水各一宣之立不允於天天變之作宜矣而貢齊無虛歲用兵無已期倉廩罄府庫空而又加以水旱之變則其民至於流離凍餒固無足怪然宣公亦何以立哉君無道而民受其毒爲魯民者何不幸邪古者國有九年之蓄故螽螟水旱有所不能傷備先具也宣公虛內以事齊量入爲出猶懼不足安能備先具哉宜水

旱之後而繼之以饑也

楚子伐鄭

楚之伐鄭者五皆責叛也鄭豈楚之與哉一失身
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泛
然如不繫之舟然聖人豈責鄭之叛服不常哉閔
其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今楚子伐鄭
又復書爵非與楚也著楚之彊以責晉景之立不
能修霸業而楚莊日彊陳鄭將歸之矣中國不競
嗚呼奈何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之役陳鄭叛晉而受盟于楚宜得重貶矣而
反爵之何耶非予之也志楚之彊而矜二國不得
已也晉景即位不允武不允文陳鄭知其無能爲
崩故折而從楚觀子良之言則其受盟亦豈固服
於楚哉蓋餌南鄙之伐而姑從之矣故聖人於楚
書子以著其彊於陳鄭書爵以怨其不得已著楚
彊而怨陳鄭則其責晉也爲何如而晉侯方會狄
于攢函狄之小猶畏而會之況於楚也保國不暇
尚何以庇陳鄭哉宜聖人責晉而怨陳鄭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魯平莒郯之怨莒人不肯二國不自咎而更以

爲仇公伐莒得向而齊未有所獲故亦加兵於莒
魯亦有慊於心以謂吾同平莒鄰莒乃不屈於二
國吾得邑而齊無之故亦總兵而會伐焉蓋同疾
於小邦期復取邑則魯與齊均也其設心庸可恕
乎故貶而人之齊亦所以人魯矣蓋内不出主
名則無以見歸父之横而附齊之固也齊頃即位
不修父之好而修其怨宜其結憾於四鄰而召窜
之辱也

秋晉侯會狄于攅函

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攅函其彊弱
蓋已判矣晉景嗣霸業而不能自振坐視諸侯之
從楚無敢問其去來而狄何足計哉狄自僖文之
世抑亦横矣侵衛侵齊伐鄭伐晉及箕之敗（在僖二十三年）
而鋒少戢至鹹之敗則不復振矣（在文十一年）今狄固無
足畏者彼其敢犯牧圉偏師可滅也乃屈千乘而
會之攅函狄地也内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
於中國哉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其晉景
之謂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弒君之盜人人均得殺之書人以殺賊討賊之辭
也楚以夷狄而正中國得以討賊之辭書之聖人
笃得已哉陳徵舒之逆内而齊晉不問近而宋鄭

不討使楚莊得假義以正中國聖人與楚則其責中國重矣公羊以書人爲貶且此與蔡人殺陳佗何異不貶蔡而貶楚蓋曰楚夷狄也蔡中國也楚烏得而比蔡不知大惡之人夷夏同弃之不幸楚不討而使徵舒橫行於陳尚何以訓聖人蓋與其能討也故以討賊之文加之非貶楚也左氏以爲楚入陳著申叔時之諫若然則經何以不書楚入陳殺陳夏徵舒邪入陳之事當是納二子之時左氏誤附於此說者泥其誤遂謂楚不入陳無以得徵舒且蔡人殺陳佗蔡亦入陳乎一弒君之賊尺簡可致安用大師討之說者又以殺徵舒義也入陳不義也聖人不欲以不義掩其義故遷入陳之文於納二子之上此尤不可聖人作春秋實録而已一詞不實天下其誰信之使實入陳而不書不入陳而反書之是聖人輕以私意立論其何以信天下與來世哉且加入陳於殺徵舒之上何害乎討賊之義而必遷就以罔後世乎學者不察左氏之誤而曲經以合之害道多矣此吾所以好辯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莊於是蓋未離乎夷非明大義者也前日殺徵舒以其弒靈公今日納二子以爲靈公之與也殺其仇而納其與以是爲義爾不知所以致靈公之

弒者實二子爲之公孫寧儀行父與靈公俱宣淫於朝徵舒弒靈公而不及二子二子之幸也今楚將正陳其殺徵舒是也極陳之惡必併二子誅之否則執歸京師以正其罪然後爲義今徒以其寵於靈公而納之以其爲順靈公之欲則然矣以爲能正陳則是乃所以亂陳也庸得爲正乎說者以爲義不終非也彼蓋以爲義矣而見義不明更以不義爲義也以不義爲義是乃所以爲楚莊王歟故聖人知其不義而無貶辭所以恕其心而著其失書子書入若仗義之舉恕其心也二子書名而不係之陳則是二子當絕於陳今納其所絕著其

失也其意隱而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之弒於是二十有一月而不葬陳無臣子也賊存不討君弒不葬尚爲有臣子乎今公孫寧儀行父入而書葬二子葬之也二子逢君之惡以致其弒反乃葬之以收其功賣恩於靈公市名於國人其爲葬則善而其心不可不誅也故冬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而春書葬陳靈公其義自見

楚子圍鄭

楚莊入陳得其地而弗有圍鄭得其君而降之世皆以爲莊王之義吾竊怪之楚莊霸者無責以王

道且以威文較之縣陳圍鄭皆威文所不忍爲者而楚暴爲之聖人其忍舉而加之威文之上哉吾不信也鄭文逃盟齊侯伐之而已陳轅濤塗齊侯侵之而已至於曹衛叛中國而從夷狄晉文不過侵曹伐衛未聞縣其地圍其都垂滅而復封之也今陳有正舒之逆殺正舒是矣何用入而縣其地鄭貳於晉伐而責其服可也何用圍而降其君入而縣其地圍而降其君楚之暴甚矣安得爲義彼徒見其爵而不人疑其爲褒安有入人之國圍人之都而得褒者其書楚子誌其彊暴而已書入陳而不著縣陳之事書圍鄭而不書鄭伯之降蓋所

以抑楚存中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

林父之師將以救鄭而春秋書及楚子戰而不書救非救鄭也鄭自春被圍蓋亦久矣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邲雖鄭地而鄭圍已解楚旣得鄭之都而得褒者其書楚子誌其彊暴而已書入陳縱敗楚於邲能反鄭之叛乎況反爲楚所敗徒弊中國益楚之勢而固鄭之叛果何益哉方鄭之被圍晉不能帥師直赴鄭難俟其旣折而降楚乃區區勞重兵以要戰於邲其意蓋將出其不虞而逆敗之如襄公敗秦於殽焉不知邲之地非若殽

之險且隘徒驅兵以犯其破竹之鋒是自取敗也夫兵民命也戰危事也安可用民於死地以僥倖萬一之勝哉則晉景之爲人尤在襄成之下而林父之舉曾盾穿之不若也霸業不競宜矣晉本救鄭而聖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爲主楚伐鄭而以晉主之內晉於鄭也晉雖妄舉無功而聖人以內詞書之內晉外楚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以爲晉之謬舉則然爾若曰貶晉與楚則非經意也楚書爵誌其彊而已非褒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在宋之南自宋至楚蓋千里而楚兵直至於宋郊滅其附庸則楚之患深矣晉不能興文襄之業坐視其滅而無寸兵之援蓋前乎此救鄭而敗尚何敢稱兵向楚哉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論者以爲賢觀今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鄭果眞情乎莊固知陳鄭之祀未易絕徒取滅國之名無益也而蕭之微一舉而併之縣其地虜其君孰我抗哉嗚呼霸者假仁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者楚莊也觀滅蕭之役何有於仁義聖人豈以仁義責夷狄哉威文不作不得已而責楚也責楚所以罪晉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爲僭而況大夫乎明王不作霸者假同盟之禮合諸侯以尊王室其源蓋自齊威莊十六年幽之盟是也其後趙盾欲求諸侯復爲新城之盟聖人蓋已惡其僭排盾於諸侯之下以爲同盟非大夫所宜主也今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蓋循趙盾之轍而不知晉所以不能得諸侯者盾之故也況景之大夫其權勢未必如盾之赫弈何足以號召羣后邪晉以大夫主之而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牲壇未掃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斷道之會景公知大夫之盟不足以信故親之然宋已知晉之主盟無足恃而不復同矣則今日之盟適所以疑諸侯非求諸侯也故聖人舉皆人之不出大夫之名非微者也貶也同盟義見莊公十六年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楚子鴟張雄視中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比小事大以抗其鋒否則晉爲夷耳今晉爲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而衛叛晉附陳以鬬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

於宋書師予其問罪之舉於衞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不肯平之憾也

今閒歲而齊又伐之莒何負於齊哉徒以齊魯同平莒鄰莒不肯而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莒豈負齊魯之邑哉魯不義伐莒而莒失東鄙之邑齊復以不義伐莒莒安得西鄙之邑而給諸書曰師非褒也用大師以扼小邦也齊頃之惡於是甚於惠公矣惠公平莒鄰而莒不肯惠未嘗伐之頃即位見魯有向而齊無之則再伐莒焉用是知頃之惡萬萬於惠公也

夏楚子伐宋

楚伐宋以宋師伐陳之故也陳叛中國而從楚消丘之盟不與焉陳不與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代伐之是宋犯楚之怒也爲晉伐陳而犯楚怒則今日宋被楚兵晉所當救而不救諸侯何恃哉陳當伐而不伐宋當救而不救晉景於此尚欲嗣文襄之業吾知其無能爲矣然宋所以得楚兵者衞之故而晉之罪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邲之敗荀林父主之而歸罪於先穀豈其辜哉林父敗而穀蒙其戮蓋六卿爭彊互相仇滅先氏之權加於荀氏故林父獲全而穀死也其後林父之子庚庚之子偃偃之子吳世秉晉政至吳之子寅有朝歌之叛信乎其勢之張也而先穀之族遂滅於此穀其能伉林父哉宜其主帥獲全而偏裨受戮也兵之勝負責在主帥偏裨敗主帥與其誅今誅穀而不及林父國無政刑以彊弱爲斷而已故以國殺爲文稱國以殺非其罪也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衛穆叛清丘之盟抗宋而救陳背晉而與楚豈孔達之罪哉今將貳楚而復歸於晉無以爲詞則殺孔達以悅之曰前日之謀孔達之罪也既除之利則爲已功害則爲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以異故以國殺爲文明非孔達之罪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不及鄭卒歸楚清丘之盟鄭不在也故晉侯伐鄭然清丘之盟晉景不能親之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聖人惡之沒大夫之盟

一貶稱人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擐甲冑中國之幸也尚何貶哉故舉而爵之聖人樂人之勇於爲善而幸中國之有霸主也如此而諸儒更以爲貶何耶豈楚不可犯而鄭不當伐邪任鄭叛而縱楚彊反爲春秋所予邪是信其喜怒而不予人爲善也雖伐鄭未必得鄭而興復之志有足多者是以予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户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毒哉楚之爲謀也晉固畏楚不敢救宋矣而宋其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其爲謀深矣而齊亦樂其諂事於己屈君之尊而下臣不以爲抗頃公之立歸父兩如齊以奉其權故十一年同之伐莒今又同穀之會甘其諂而忍其抗悅其利而忘其專也於時楚疾於宋危矣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鄙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魯

會之而齊不會非不畏楚也魯安則齊安矣此歸父會齊侯之故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而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之事遂以爲歸父奉會楚子而夏五月宋楚會而不稽其實也歸父奉會而後能平之非人情也況魯之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非人情也況魯之於楚無一日之好安敢犯其怒而爲宋謀哉魯之所以會楚者自謀而已宋與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焉所以逆楚子之意而弭其兵也自謀猶

恐不濟況能爲宋計乎謂魯平楚宋者妄說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內平不書人不得書魯人故以國舉之外平書人上下同欲故以人舉之平非一人之所能也君欲平而臣不欲不可謂平臣欲平而民不欲不可謂平平者上下同心均釋厥憾然後爲平爾暨齊平及鄭平內平也皆以國舉之鄭人來輸平宋人及楚人平外求平也皆以人舉之國舉之人舉之詞異而義同皆上下欲之之意惟內不得書魯人故槩書國焉若內不出主名而外書人則嫌若微者爲平也盟會可以微者行而平豈微者所能主之

故内平嫌於書人也春秋書平者六惟宋楚之平
聖人實異之方兩軍相持怒氣干斗牛軍聲震天
地惟力是恃惟謀是尋殭者志於陷敵弱者誓以
國斃安能吐眞情以相下平今宋能以情而告楚
楚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釋然而平是誠春秋
之齊韶也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惟宋告憊楚
之兵力亦疲矣弭兵之義宋楚所樂聞獨患二君
不能平其忿羣臣不能成其善今華元能倡之子
反能和之上以成其君之善下以濟其民之欲則
平之功雖出於二子豈得專其平哉故聖
人均書曰人穀梁所謂上下同欲之謂也說者以
爲華元子反不稟君命而擅平故春秋貶而人之
非也使二子逢君之怒以濟其惡敗國殄民以快
其欲春秋又何以待之今二子尊君安民而得貶
後世君子其肯復言平平此刻薄之論非聖人意
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聖人所重乎滅國絕世者
以其先君有功德於民國非所滅而滅世非所絕
而絕耳武王封堯之後於薊封舜之後於陳是也
彼赤狄者何功德於民哉周衰乘隙雜居中夏爲
諸侯患且人之一家而中有盜焉必驅而出之垣

牆之外而後一家安中國禮義之邦而中有夷狄焉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而後天下安治古盛時夷狄居四海之外尚虞其猾夏而置司寇之官況與諸侯雜處而無刑以制之邪莊僖之世狄爲中國患齊魯鄭衛均被其毒晉敗之於箕魯敗之於鹹而後狄之患衰狄衰而赤狄興焉三年侵齊四年復侵齊其患浸及於諸侯矣晉景之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然愈乎緦小功之俱廢也故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而或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爲甚之且罪在

君而已誅其君弔其民民莫不說尚何甚且以諸侯而滅諸侯固宜問其罪以中國而滅夷狄尚何議曲直哉虜一戎酋而一方之民脫左衽而被衣冠革侏儒而談禮義庸得爲過乎故聖人書之曰師無貶辭也孰謂滅狄爲甚之

秦人伐晉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於時秦桓即位之三年也雖晉以無詞之兵向秦晉之罪也秦人犯而不較近於恕矣今歷八年秦桓乃修舊怨於晉雖曰報怨之師君子不尚也前日不較若近道矣而今日復報之道安在哉故聖人貶而人之責其爲道而

不終也

王扎子殺召伯毛伯

生殺人主之柄也周衰生殺之柄不達於天下殺大夫放大夫諸侯專之而天子所能制命者王城之內而已定王不綱寰內之權復移於臣下王扎子召伯毛伯均王臣也而交相殺生殺之柄復何在哉春秋書之所以痛王靈之墜地而不復振矣

王氏扎子字與王季子同皆食采於王城以地爲氏如周公食采於成周爾無他義

秋螽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

魯宣自齊惠之歿事齊稍怠惟公孫歸父兩會齊侯而已公不朝齊也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蓋婚於魯知齊之謀故會仲孫蔑於無婁爲魯謀而解齊之紛也終宣公之世卒不被齊兵者無婁之會有力焉及成公即位而有西鄙之伐矣用是知高固之會爲魯謀齊也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助者借民力治公田而已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古者九夫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百畝借民力以治之收公田

以供公上此助法也故歲之豐凶地之肥墝與民井之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墝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墝必用肥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有凶歲之苦輸磽田之重征也而說者誤求其義謂既收公田又稅私田之一而什二之法自此始蓋妄也爲此說者徒見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說遂謂什二之稅始於宣公非也什二之法謂稅且賦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野九一而稅國中什一而賦賦則不稅而哀公兼收之是之謂二則什二之法蓋自哀公彼其對有若之言在既用田賦之後矣今宣公直廢助而稅非什二也蓋宣公以無道得國不允於天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螽十五年螽連年凶荒公田之入薄矣故改助而不問豐凶肥墝之異一責其粟而已聖人謹乎變法法一變則利源日長而民蒙其害故春秋疾夫作俑以首亂書曰初焉以爲作丘甲用田賦蓋基於此也

冬螽生饑

嗚呼稅畝之法於是投宣公之計矣前日以連歲

凶荒公田之入不贍改助而稅今稅法行而繼以
蠡生則地利之入雖凶而公上之供不匱矣雖然
爲魯民者安得粟而給諸故蠡生而繼之以饑螽
蠡之餘既悉以供公稅則伏臘之計虛矣其饑不
亦宜哉夫君以民爲本宣公務立法自豐以剝其
民民饑而君富宣公何以安乎民離散而入溝壑
吾不信宣公之能國也蠡螽子也秋螽而冬蠡天
之禍魯也酷矣而宣公更喜以爲得計嘻無道之
君上不畏天禍若無足責而爲魯民者何其不幸
哉此聖人書之凡以傷民也周之冬今之秋也穀
將實而蠡生其爲災甚矣左氏以爲幸而杜氏謂

不爲物害吾所不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潞氏之別種也赤狄之雄曰潞氏晉既滅
之彼甲氏留吁何足爲患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既滅潞氏虜嬰兒則宜
施禮教以革其夷風制衣冠以易其椎髻變其汙
俗訓其頑民此用夏變夷之道也豈盡醜類而滅
之俾無遺種而後得爲中國哉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誅管蔡而封其子訓其民豈極其類而勦之邪
則甲氏留吁之滅蓋亦過矣故聖人於滅潞氏書
師而此書人其不予滅甲氏及留吁也明矣予其

是而貶其過春秋之法無私焉學者亦因辭以求
褒貶而已

夏成周宣榭火

君子不幸生於衰世而不克見先王之盛則傷今而思古此豈特聖人爲然有志之士皆爾也傷政煩賦重則有楚茨之詩傷井田法壞則有甫田之作思禹功而賦信南山思明王而賦瞻彼洛矣陳其盛而傷其衰此君子憂世之心也宣王之興修車馬備器械而復會諸侯於東都於戲盛哉春秋之世周室日衰不復夢見宣王之事矣而講武之榭復爲灰燼之餘聖人能無傷乎故書曰成周宣

榭火傷宣王講武之事不可見而見其跡今跡亦又罹其災觀聖人爲東周之志則書宣榭之事吾意其援筆而霑巾矣悲夫爾雅謂無室曰榭楚書曰榭不過講軍實則宣榭宣王講武之所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穀梁以爲樂器之所藏非是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鄫伯姬來歸

內女見出於鄰也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譏在齊非叔姬之罪也故書齊人歸之今鄫伯姬來歸罪在伯姬非鄫妄出之也故以伯姬自歸爲文察其文而善惡自見矣

冬大有年

魯民之幸也宣公不允於天災沴比臻饑饉相仍而宣且改助而稅其毒民甚矣天而不恤民復何望哉大有年天所以祐魯民而顯弃魯君也餘義見允二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不月舊史闕文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初晉爲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

亦以大夫聽命宜其不足以結信也陳人不會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之召楚人之兵圍宋者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本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親之而以大夫爲會而召是釁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爲楚中國無宋藩籬益薄矣爲晉之幸者衛復反而爲中國也故晉侯懼而復爲斷道之盟所以固魯衛曹邾之心以爲已援而已固不暇謀楚也然假同盟之禮以結私援宜其得貶而反予之何邪權予之也楚方虎視中夏宋既屈而爲楚諸侯危矣使晉而不能爲是盟衛曹復叛而南嚮則天下不幾爲左衽乎幸晉景能收其餘

以宗主俾不爲夷狄之歸是乃中國之幸尚容貶
邪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存中國而振霸主之餘
燼也穀梁以爲同外楚亦幾近之左氏以爲辭齊
意之爾齊不與斷道之會而後伐齊斷道之會非
本謀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凡魯之臣皆公族也仕於朝則皆以氏配之曰公
子公孫仲孫叔孫是也内臣卒者二十有三或去
氏或不去氏善惡存焉耳蓋未有書公弟而且字
之者今公弟叔肸卒春秋之變文惟此一而已叔

肸公之弟其親也至矣不惟不命以爵且不命以
氏宣公何惜寸祿不以榮其弟乎此非公意肸不
欲仕也宣公不義殺正嫡以自立肸恥食污君之
祿而不仕爾然則何以不去肸之於公親也忍其
污而食其寸祿則爲辱其身寧被褐藏珍而甘爲
匹夫焉是以聖人異之不以微者而不書書曰公
弟且字之以別其賢也嗚呼宣公之惡兄弟恥之
則立其朝順其惡而飽其祿者可少愧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晉景責齊之不會亦不自量矣齊恃其霸者之緒
未嘗服晉惟文公之霸氣焰赫弈齊懼而從之文

公沒晉粵四世世嗣霸業齊未嘗從也今晉既已失宋諸侯之從者惟魯衛曹邾而已前日斷道之盟是也霸業陵夷懼不足以抗楚宋陳蔡鄭既已入楚中國諸侯大者有齊秦而秦於晉爲世仇固不可致故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焉彼欲得齊而齊怙其彊傲然視晉晉何以致之哉曷遣一介之使晝夷夏彊弱之勢以義撼之曰霸業隳則楚兵將及齊矣齊從晉非晉之利齊之利也君無恃魯衛爲蔽魯衛去齊能獨存乎若然則齊何恃而不從今乃以兵臨之而欲致其服彼安肯屈而事晉哉非求援也是內生敵國而已幸楚莊垂死而不

為卞莊子之謀也嗚呼危哉春秋書世子非褒也著其恃彊以扼齊而不自量也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蓋以宣爲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立於此蓋十八年而杞伯不一至魯庭其不義宣公可知矣宣公憾之故躬擐甲兵以伐杞君子不以杞被伐爲不幸適所以張杞桓之義也不朝而得守義之名雖被兵奚恤哉是故聖人予之十八年之間未嘗一書杞伯來朝而此書公伐杞其義自顯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在春秋之世僅自存耳而欺鄫之弱於已遂屢扼之僖十九年脅宋襄之勢而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今又利其小而戕其君鄫固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也徒以邾鄫爲鄰邾欲滅之以自廣耳而夏后氏之祀未易泯絶故戕而殺其君而國不亡大禹之神靈如在也邾其愚哉然明王不作方伯不職以邾之小而肆毒於鄫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爲春秋之世也自內曰戕自外曰戕鄫有人民社稷之守而邾人直造其朝而戕其君鄫亦有宮

室守衛者乎書曰於鄫責鄫之臣子不能衛其主刺客行於宮室而不覺尚爲有臣子乎聖人不苟責邾子且罪鄫人也

甲戌楚子旅卒

世之稱五伯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伯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伯則威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伯則威文與楚莊闔閭勾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

夫子之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穆楚莊闔閭勾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勾踐皆逞兵以鬬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於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

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鵰鸇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爲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闘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興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伏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霸爲賢昧者遂仲秦穆楚莊於威文之

列則玉石無辯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温庸可
謂予秦楚乎吾故辯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
荀孟之論以直威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父子死黨於齊今改圖事晉必有其故齊惠
卒頃公非惠比也彊聒不仁妄自尊顯視四鄰無
如也故雖於魯爲親而魯亦惡之自惠之卒宣未
嘗一朝之前日晉爲斷道之盟以求諸侯魯折而
從之既而晉侯徧世子臧伐齊魯不救也故歸父
亦折而事晉晉背恩忘德惟彊是從雖頃公有所不
足依而魯之爲魯君子蓋亦照見其爲人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遂殺嫡嗣而立宣公宣德遂之賜遂歿而任其
子國事之重皆聽於歸父歸父實宣之孚然國人
不允也諸侯皆所側目而宣獨庇之方其如晉宣
公未艾也未反而宣公薨歸父知已之所恃者宣
公而已君薨則魯之臣民皆不我容冒衆之所嫉
而歸則歸必不免故至笙而遂奔齊初以齊爲不
足事而如晉及勢之危迫復奔齊以庇其身齊固
無憾于歸父而歸父反復于齊晉之間亦何顏視
頃公哉彼小人忍恥乞憐固其常性齊不問其故

而匿之是誠歸父之幸也

右宣公盡一十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義見隱元年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三十六夫爲邑四邑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爲丘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爲甸

通志堂

甸實百井蓋九百夫之地其中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兵定出賦者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是使丘出甸賦百四十四夫之閒出三甲爾說者疑魯必不驟加四倍之賦爲臆度之論曰使丘出一甲而已且經書丘甲是賦出一甲則於文不明聖人立文不如是之辭不達也周禮大國五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合附庸而言之五百里之疆以甸計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爲十六甸方四十里四都爲六十四甸方十里旁加十里方百里爲一同五同之地爲三百二十甸甸出三甲爲甲士九百六十人甸出步卒七十二爲卒二萬三千四十人卒二萬而甲士不及千人則精悍少而冗卒多戰無以必其勝故增甲士焉若以爲丘出一甲則是甸出四甲三加其一而已甸加一甲纔增甲士三百二十人魯既患兵弱不足以備齊故重賦以益兵而益甲士三百二十人何補於疆弱今四倍之則爲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步卒二萬甲士三千則可以守可以戰合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魯纔有二軍焉孟子告

慎子之言則曰周公之封於魯方百里今魯方百
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以軍制考
之則百里纔爲六十四甸步甲合四千八百人無
半軍之衆於制爲不合所爲方百里者五則魯之
故封也則夫封國之制當從周官爲正而王制孟
子之說疑夏商之制也故予以周官封國丘甸之
法考之而成公之情見矣蓋成周鄉兵之法務爲
不敗而已非志於決勝也故步卒衆而甲士少今
成公期於勝齊故增甲而不增步精悍多則果於
必勝也今作丘甲甲既彊明年遂爲鞌之戰大敗
齊師則作丘甲誠若有功於魯矣嗚呼先王寓兵

於農所以保民也豈期於鬬忿哉故甲少步多所
以爲自守之計成公即位之初未有一言之令以
靖國利民首增甲士以擠民於死地逞一己之憾
亂成周之制可勝責乎故聖人書曰作作者創作
也誅作俑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固齊之與也宣公之末年怠於事齊公孫歸父如
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於
親晉矣晉蓋疑歸父在齊魯必有二心於齊而魯
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爲赤棘之盟赤棘晉地魯
蓋果於絶齊志於求晉故絶而求盟焉明年齊伐

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爲鞏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

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王者無敵於天下周衰王靈不振動而取敗無敵之勢微矣而春秋尊王之書不以其勢微而廢無敵之義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義王師伐戎爲戎所敗而聖人不與戎之敗王師也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若王師之自敗焉所以存周室也不書戰見王者無敵不地以志天下皆王土其尊王也至矣尊王所以責天下諸侯不能敵王愾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昭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爲魯之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衞既以仇齊今又賈怨于魯其召鞏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衞師

敗績

新築衞地戰於衞則齊伐衞也凡戰以被伐者爲主故以衞主之學者不考聖人所書之文懵然從傳故謬以爲孫良夫伐齊豈有衞伐齊而戰於衞地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爲主也宣十八年衞世子臧同晉伐齊故齊有新築之師以報前日之役理所必至然齊不伐晉而伐衞者蓋怯晉之彊而不敢加也前日伐魯今日敗衞三國之憾益深矣雖不伐晉魯衞能不求晉以報齊乎六月有七大夫之出同怨同疾宜齊之不免哉戰書及敗書師春秋之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之戰所謂用大師爾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啓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頃公驕蹇自恣即位九年未嘗一同諸侯會盟蓋自以爲中夏之彊侯其視諸侯蔑如也時聘之使不出齊境伐苦者再伐魯者一抗晉兵敗衞師諸侯怒目疾視直將搏

通志堂

淄青爲墟矣雖報怨之心人情所不免而晉魯衛曹亦有君乎國之大柄莫重於軍旅空鄉遂之兵一聽於大夫得三軍之心外有勝齊之功奏凱而還邦君何以制之吾是知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衛之孫寧其暴橫蓋成於此不可不察也晉衛猶爾而魯兵一出四大夫接軫其橫一至是哉以軍制考之魯蓋有二軍吾於作丘甲既言之矣於是三家日彊季氏當國叔氏次之二子將上下軍臧孫許佐行父公孫嬰齊佐僑如亦猶晉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也許蓋文仲之子而嬰齊叔肸之子二子皆他族故不得專而孟氏則仲孫蔑嘗爲表婁之盟實睦於齊而不在其行也行父僑如將二軍以出則魯盡境以扼齊矣聲兵扼齊其故安在蓋宣公之世專任東門氏仲遂及歸父父子秉政三家側目久矣今歸父知不容於三家疑其脅齊未至而宣公即世歸父知不容於三家疑其脅齊而扼己也故固疾於齊期於必勝而後已此所以季氏叔氏偕行也嗚呼無事而克齊猶懼其橫況各爲己謀乎其克齊以爲魯功吾竊以爲魯之禍也聖人列序諸大夫非褒也蓋不書其名無以見其橫凡春秋之法書主將而已今併其佐而書之所以著其恃衆以逼齊也雖然齊之敗則有以自

取而春秋之書戰惟被兵者爲主鞏之役以七大夫主之蓋主戰所以與其有詞今齊見伐而不得咎也齊頃之謂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如師乞盟惟召陵袁婁而已召陵之盟志其服袁婁之盟志其辱故屈完之來首曰來盟若前定焉以齊威之義不服則已既服則盟無不得也國佐之來且曰如師得盟與否未可知也七大夫之橫敗齊于鞏蓋已無齊矣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如鞏而不得盟七大夫攻之而不置及袁婁而後盟之其爲辱大矣雖齊頃之辱有以自取而大夫之暴橫不其極歟故及盟者七大夫而聖人不序曰已酉及國佐盟於袁婁不出主者之名所以抑其橫再出國佐之名所以伸其辱也王者之師務服不務勝敵拒命則進以示威敵服辜則退以示懷齊既服矣而諸大夫迫人不已及袁婁而後聽其盟是豈義師哉極其忿而後已與召陵之盟不其異乎故聖人亦異其文所以見善惡之別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衞侯速卒

取汶陽田

聖人於春秋因人情而立文者也文立而情露情露而褒貶見故春秋之作凡以治人之情而已吾於歸取之義見之內取外邑曰取外取內邑曰取而內自取內邑亦曰歸外自入其內亦曰歸所謂因人情而立文者也外歸內邑始侵而終反之彼其願償我也故曰歸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外以人之邑與人外之意也順其意而書之亦曰歸晉人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是也外以邑賂我彼樂於賂而無吝也亦曰歸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內取外邑彊以力奪之也故曰取取郜取根牟是也外取內邑亦彊以力而見奪則亦曰取齊人取

讙及闡是也外侵內而取之宜其曰歸矣而亦書取何哉蓋彊其所不欲償也取濟西田與今取汶陽田是也濟西之取以諼而汶陽之取以戰濟西汶陽皆齊之所不欲償而魯以諼與戰而彊復之則不得不以取書今吾有璧不幸忘之有一人焉得吾璧而不有自挈而償我則安得不謂之歸哉得吾璧而不我歸吾往責之而後償則安得不謂之取此歸取之辯也而說者見書取因以爲汶陽非魯田詩云汶水湯湯魯詩是也汶出萊蕪入濟西爲齊南爲魯水南曰陽則汶爲魯田也審矣或者魯初無失汶陽之事故遂以爲齊田且內取外邑必

係其國如取邾田自濘水是也安有齊田不係之齊哉然不書失田之故者或失在春秋之前矣或失而魯史不書聖人亦安得而益之君子觀其取之之故亦足以見褒貶其失之之故在所不問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嗚呼機會之失爲損大矣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晉自文襄以降世嗣霸統成公靈公庸懦無立猶時出而主諸侯景公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無以施其一二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是時修文襄之業號召諸侯以盟于兩河之間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抗楚乃區區修一朝之忿而助魯衛以逞憾於齊齊何足計哉不圖宗諸侯以攘夷狄乃摟諸侯以鬬私怨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益張魯人戰恐公及楚大夫爲蜀之會卒之天下諸侯自河以東一舉而屬楚是雖魯成之罪而晉之責爲重也或者不遠責晉魯而近責鄭鄭固久從楚矣爲桀吠堯無足誅者聖人之意蓋輕誅鄭而重責晉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衛皆南逼於楚楚侵衛則兵將及魯矣故公恐而爲蜀之會所以潛服於楚而逆弭楚兵也公以千乘之君而敵楚之一大夫其爲辱大矣春秋顯

書之不爲之諱亦足以見聖人之深疾乎魯也前
月四大夫並出盡其怒也楚之侵衞必以齊君致
已不知彊楚之議其後也楚楚爲齊報怨而
之矣齊既不容於諸侯則南求楚楚爲齊報怨而
魯衞實鞏之兵首宜其先受禍也魯無前日之戰
則必無今日之辱矣幸楚聽其屈服而遂弭兵則
蜀之會猶爲幸也庸恤夫辱哉凡諸侯之子稱公
子以父稱公而子爲公子也楚既稱王安得曰公
子吾於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蓋嘗論之以爲楚
降王稱子本其自稱以通中國之辭於此尤足以
証之且嬰齊不稱王子而稱公子則其君豈自稱

王哉其稱王者臣子諡之也戰國之世諸侯皆稱
王而趙武靈王獨不稱王天下宗之則不稱王者
楚之利也彼方求諸侯於中夏肯自稱王以犯諸
侯之惡哉今觀書公子嬰齊之事則其君不自稱
王也明矣彼其卒而稱共王者臣子尊之亦由趙
武靈王初不稱王而曰靈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蜀魯地也公及諸大夫盟于蜀則公志乎爲是盟
矣公志爲是盟則魯主之乎曰魯安敢加楚哉楚
主之也獨公爲志乎受楚盟爾已受楚盟君子所

不責不足誅也今率天下而胥爲夷其罪可勝誅乎内不書公而外出大夫之名大夫抗也惡在外也及齊高傒盟是也内不沒公而外書人公自辱也惡在内也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也蜀之盟浮來之比耳魯内關私忿而外招寇寇至矣則甸甸請服之不暇夫已服於楚在所不恤而摟諸侯聽命於楚其罪何逃蓋魯獨受楚盟則疑晉率諸侯而問其故先奪晉援率諸侯而從楚爲陳鄭固楚之與而齊秦宋衛曹邾則非魯號召之亦未遽偕爲左衽也此聖人所以不沒公暴其恥而重其誅乎秦先宋先陳先衛先鄭衛宋二君斬然在喪

可辭而不辭也齊次鄭儼然大國可拒而不拒也冒喪而從盟自辱以從夷皆在所誅也雖一貶稱人觀其先後之序而罪之輕重見焉然未若魯之惡爲甚也以司寇之典責之魯當服上刑齊次之宋衛又次之而諸侯不得已也此春秋之法所以寓司寇之典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且不信也彼諸侯不安諸侯不信誰任其咎哉霸主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服鄭曷若移伐鄭之師於鞏之役乎移七大夫之

勢而迫楚則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則鄭必服其怖齊也孰若怖楚之爲利其服齊也孰若服鄭之爲功兵力既盡於齊楚人乘隙而逞諸侯既已屬楚而區區樓諸侯從楚之餘而爲伐鄭之役宜其不能得鄭也然幸諸侯不遂爲楚服反而從晉是亦晉之幸而中國之福矣故聖人之復舉而爵之所以伸霸主之威而幸諸侯之能自反也宋衛二君逾年稱爵禮之常也彼其未葬時未及五月爾稱爵逾年之君也豈計葬不葬哉衛子盟于洮既葬矣特未逾年也故亦稱子用是知宋衛稱爵既逾年也非過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飲至於廟也說者以爲危之蜀盟何以不危於此

反危之吾欲聞其說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公也何以不謚神主未入宮也喪畢則主入廟喪二十有七月而畢今二十有八月何以未入廟未祫也禮喪畢則因祫祭而奉安新主于宮今宮成而未祫主未入乎宮也故不得書謚然則何以書以三日哭而書爾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若主未入宮先君實未居而哭之非哀先

君也實自弔也自弔安得爲禮哉以爲天不佑宣公而新宮災鑿矣僖宮災其亦譴僖乎允之惡尤甚于宣天何不於新宮而致災及既毀而後災也天無乃重於宣而輕於允歟況神主實未入宮而災其於宣何傷哉聖人之書爲禮之失而已不爲區區之應爲神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古者諸侯繼世喪葬畢則以士服見於王王賜之冕冕冠然後朝于鄰國以繼好結信禮之經也今成公釋禫不朝王而朝晉此何禮邪春秋諸侯以彊弱爲判何有於禮宣公受位於齊故喪畢則朝齊而不朝晉成公受制於晉故喪畢則朝晉而不朝齊則夫相朝之禮顧所畏者先之匹敵以下有所不朝而況周室之微哉彼其狎諸侯而不復朝君子在所不責聖人書朝晉之事凡以責其偃然無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自撤藩蔽以開楚寇也以職方考之許逼近於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不責恤其弱也而鄭固中夏之次國以許爲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荆楚楚亦未遽得

鄭也今鄭無謀亦折而從楚又連年伐許扼許之小而肆其毒許鄭唇齒也許亡則鄭亡曷釋許以爲外扞固鄭之利也乃區區逼許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入楚地遷於葉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容城逼近楚都所以倚楚而抗鄭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則直屨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於伐許而自撤藩扞之故不可不察也故聖人於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所以誅鄭之無謀而蹙中國內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圍邑不繫之國內邑也何用圍之也棘汶陽之邑爾前年以鄆之戰而取汶陽田汶陽之民蓋不降於魯然汶陽故魯民而復歸魯何以不服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宣公改助而稅成公以丘賦甲爲其民不其難哉汶陽之在齊助而已甸賦甲而已今歸魯而用魯制則一定其稅而四倍其賦彼何以堪之宜其悖然而叛也民叛而圍之孰若輕賦而民自服故圍棘之事聖人之所深疾特爲內諱而婉其義爾故不書叛然書圍則叛自見民叛則不安於魯可知

矣此所謂微而顯者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僑如尊魯郤克專晉良夫專衛竊之戰蓋已著矣今僑如圍棘而克良夫伐廧咎如蓋胥倣而興徒役立武功以攘國柄而已棘叛而圍之猶曰有辭而廧咎如何足誅哉彼徒見僑如圍棘若有功於魯故亦伐廧咎如而建功於晉也棘汶陽之叛邑而廧咎如潞氏之叛邑魯得汶陽而棘叛棘內邑也則僑如圍之猶曰爲國晉得潞氏而廧咎如叛

咎如夷也郤克伐之胡爲乎哉二子不自咎其所以致叛之故引其君而和其民乃務專兵以立己功吾見其有弄兵之罪未見其有尺寸之功也若衛孫良夫尤無益於己而有損於國蓋亦象郤克之爲而不自知其見役於人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所以致好盟所以質疑假修好而質其疑君子何取哉晉衛二國俱聘於魯不爲不厚矣既聘而繼之以盟此何意邪魯成違齊而事晉初蓋睦於晉衛鞏之戰可以見矣既而楚師侵衛公懼楚兵

之及魯也於是爲蜀之會爲蜀之盟率天下諸侯
叛晉而歸楚晉實憾之衛固睦於晉然纔被楚兵
則亦從魯而歸楚晉能無慊乎及伐鄭之役魯衛
雖外楚而復爲晉晉實疑之故未幾而公朝晉媚
晉以雪前日之過也而衛良夫亦從晉伐膚咎如
悅於晉以求容焉魯蓋因衛以從楚衛亦因魯以
叛晉二國均得罪於晉也今晉報公之朝以使聘
魯道出於衛衛疑魯侯之賣己以洗其愆故亦以
使聘魯蓋破其諉而室其譖也則夫二大夫之至
魯能無辯乎故既聘而各盟魯君盟其疑也晉之
盟疑其貳於楚而衛之盟疑其賣衛以誑晉也是

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故以二日盟之各盟其疑而
已然則此公之過歟抑二子之抗也曰公之過則
然爾而盟非公所欲二子各以其私意要盟故以
二子抗公爲文沒公而不書非若蜀之盟內書公
而外沒大夫之名也二子之盟蓋非君命各因其
便而要盟故不繫之國且書使非若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書使而且繫之君也聖人一字去取褒貶
自白吾怪學者求之淺而不得其旨故極言之而
二子之情蓋無以易吾言也二子之情露則褒貶
定矣

鄭伐許

鄭以許而抗楚是志於爲中國也今伐許而親楚是志於夷狄也聖人亦因其志而定善惡焉故曰鄭伐許狄之也餘義見公子去疾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禮諸侯世相朝所以繼好結信春秋之世以彊弱爲判齊晉大國宋不敢不朝匹敵以下固未嘗朝也聘已爲腆矣聖人志之凡以志其任勢而廢禮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曰歸叔姬也叔姬不令於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諉以疾於杞故先朝于魯而言其故焉故明年叔姬來歸嗚呼春秋之世夫婦之道絶矣舜之刑於二女文王之刑於寡妻斯道安在哉觀諸此君子能不傷今而思古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三年公如晉既而荀庚來聘報公之朝而且要公盟公之辱也公固辱矣然猶懼荀庚還而有辭于晉以雪其抗故今又朝之其再朝于晉皆以蜀之盟叛晉從楚之故也嗚呼一舉之失連歲朝之而不能洗吾見其甚勞且辱矣不責其禮也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鄆前日棘柄而圍之今日鄆貳而城之此皆初稅畝作丘甲之故也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一近齊曰西鄆此西鄆也以爲懼齊之復見奪則鄆去晉遠矣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聖人蓋惡之也前日襄公伐許春秋爵之此豈予其伐哉蓋悼公在襄未逾年而稱伯且躬擐甲冑從金革之事聖人所深疾也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其惡云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皆曰來歸然罪惡不可以不辯故有歸之者有自歸者以見意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叔姬自取出絕故以自歸爲文雖姬之罪無所考而觀聖人所書之文則歸之者以見夫不夫自歸者以見婦不婦夫婦人之大倫而王化之本也本立則五教敷而周室中興矣此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也晉魯大夫不會於晉魯之境而會于齊地何哉魯自竊之戰實與晉同疾于齊既而魯得汶陽田而晉無所獲也於晉無益貿怨于齊何哉故復與齊平今荀首之會于穀實如齊也魯疑其如齊則有以間魯故道會之以結其志所以銷齊侯議魯之謀而破晉人謀己之謾也左氏載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餽諸穀志其會而不知其故也吾故白之以明僑如之志則聖人所書之意見矣不然僑如餽荀首何與於國事春秋胡爲書之

梁山崩

梁山晉地也詩曰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於晉其地爲晉晉侯及秦伯戰於韓是也梁山晉地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君人者觀此亦可以識天意矣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亦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

秋大水

義見桓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不書葬魯不會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蜀之盟機會一失楚人乘之晉遂失諸侯既而摟
從楚之餘以伐鄭鄭蓋未返今鄭復還而爲中國
晉於是乎合諸侯爲蟲牢之盟盟鄭且結諸侯之
心也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爲清丘斷道之
盟以求諸侯于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
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中國之勢收諸
侯於已失會而盟之且能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
成威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是以春秋皆舉而爵

之無貶辭焉而說者謂天王崩而諸侯不會爲貶
且蟲牢鄭地逼近王城晉景於是率諸侯盟之於
王城之外以尊王室庶得爲罪乎或者徒見定王
不書葬因以爲責諸侯且定王登遐於是纔二月
何葬之爲其不書葬者獨魯不會爾安得歸罪諸
侯哉諸侯會葬自書於諸侯之策魯安得而書之
若是者附會以擠人於惡而沮喪中國盟主之勢
非春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有常之禮先王所以辯分非常之禮聖人所以浴

情魯之廟制其禮已爲非常於非常之閒又以私意益之則紊聖人之典干先王之誅矣且諸侯不毀之廟二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毀之廟一魯不毀之廟五魯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周室而封伯禽於曲阜伯禽受封之祖廟不可毀而伯禽之所以有魯者則周公之故也故魯祀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太室二廟不毀則有其故此所爲非常之禮所以洽情也後世子孫徒見魯之廟制既異於諸侯遂以私意創立微有功於魯則立宮以祀之此何禮哉武公於此蓋十有一世其廟爲鬼久矣今創立武宮是以私意干先王之誅也武有靈

亦不享矣說禮者不考其妄謬遂謂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因以武宮爲魯不毀之廟何魯廟不毀者如是之多也周公以功而不毀伯禽以封而不毀彼武公何爲者哉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有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使魯既有武宮而不毀則今當書新不當書立書立者初立也前乎此未之有也學者當以春秋經文爲正記禮者出於漢儒不足據也

取鄟

內滅國諱滅書取鄟小國也魯滅國者三皆書取取鄟取郕取鄑是也若宣九年取根牟以承上文

蓋以齊取萊邑也昭元年取鄆則內邑也二者非
滅國不得用取鄭之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前乎此衛與宋同盟蟲牢之盟後乎此衛媵女於宋
則宋衛固無私嫌之隙也今衛無辭而侵宋吾考
其故而無之衛比於晉久矣則侵宋之役疑晉意
也蓋前乎此齊未嘗從晉會盟亦未嘗與宋同役
楚主蜀之盟則擠齊於衛鄭之下而宋先之蓋以
爲己固尊於齊也爵爲上公而國爲三恪何下齊
之有及蟲牢之盟晉始得齊蓋以爲不世之幸故
加齊於宋之上宋實慊然則宋之在會必有不屈

之辭矣於是晉命衛伐之衛實無憾於宋徒以盟
主之令有所不得辭焉故孫良夫衛之上卿帥衛
師以往不伐而侵之帥師重兵也侵宋淺事也以
重兵而行淺事豈力不足哉不情故也故聖人於
衛無貶辭蓋志不在衛實譏晉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魯之附庸也前日戕鄫子于鄫魯所當治而不
治既而蜀之盟蟲牢之會皆得列於諸侯魯實庇
之爲邾之恩大矣今之來朝不爲過禮矣容其姦
而引其惡受其禮而置其罪春秋之時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宋之於魯尤親於衞也前日衞以晉之命不得已而加兵於宋故侵之而已晉蓋以爲侵宋未足以挫宋之抗也是以命魯公孫嬰齊還自晉而魯以蔑及僑如侵宋奉晉命也然四年使華元來聘五年魯以仲孫蔑報之宋魯之好方篤則二師之出豈志於伐宋哉晉憾宋而不自伐移惡於人人亦豈無心腹腎腸哉用己兵而鬬他人之忿無益於己而貿怨於人宜魯不忍深加毒宋亦侵其北鄙而已蔑及僑如皆魯之命卿帥師以行其衆必不加少雖入其都圍其邑無難也而纔侵之此豈其情哉塞責之辭而止矣故明年華元復來聘公孫壽來納幣而伯姬歸于宋則今日之侵宋不以爲憾耳知其命出于晉非魯意也左氏爲晉命是爲得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自辰陵之盟受命于楚楚視之固若己之與也纔貳於晉則兵環其壘鄭不能堪晉不能取故鄭襄南嚮從楚者十有五年蠱牢之盟中國之勢少振故鄭復反而爲晉悼公即世楚乘鄭喪扼之以兵其爲毒深矣然諸侯伐喪鮮無貶辭而楚不加貶者非與楚也聖人豈責禮義於夷狄哉以不治

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之意於此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返而季文子如晉報宋之屈也晉以衛爲不用命更以命魯魯侵宋而已魯疑晉以宋爲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以故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魯區區然市驩於晉者蓋蜀之盟率諸侯叛晉從楚晉實憾之故四大夫一歲之間三奔命以奉晉之懽心惟恐不得宋以重得罪於晉也嗚呼一舉而失其勞一至是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善則伐之惡可知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鼷鼠之害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免牛不郊而猶三望不郊天而祀地其爲僭一爾義見僖三十二年吳伐郯

楚患未艾而加之以吳中國之不幸哉吳固太伯之後在周爲伯父使其不用夷而從中國則春秋固宜得褒異之辭惟以夷自居故春秋亦從而夷之曰吳而已楚始通中國稱荆吳始通中國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太伯避位奔荆蠻自稱勾吳後世因而不改故亦曰吳其後書吳子亦因其自稱與楚同焉說者以爲無周稱王聖人降而書子非也觀其卒而計于我可以見矣禮諸侯卒而計於諸侯皆自稱其本爵不敢有加焉至葬則書公臣子尊之也今吳楚之君卒皆書子皆其自稱也葬而謚曰王諸侯及其臣子尊之不可以訓故聖人略

其葬避其僭號也此爲得之胡安國又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爲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也何獨於吳貶之吳秦皆夷也語吳之先則貴於秦聖人不宜降吳而與秦也姑聽其自稱也云爾若其伐鄭則病中國自是而始春秋蓋爲中國憂也其稱國稱子因其勢彊弱所爲聖人筆削所寓則非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之於諸侯未爲小國特勢不足爾論其名上與衛鄭同其列而無愧較其實則下與邾莒未有以

大相過也如征役則上同於衛鄭而朝覲則下比於邾莒鳴呼曹伯蓋亦難矣三年窜之戰曹固與齊無憾也徒受晉魯之役而有公子首之行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其春秋曹伯之謂乎

不郊猶三望

義見上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師兩伐鄭以鄭之叛已也鄭豈楚之與哉鄰於楚境楚一得之遂為固有鄭受晉盟則兵屢扼之前日伐鄭晉以一大夫帥師救之今之伐鄭以九國之君援之其所以為鄭援者日加則知楚日熾也審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春秋書救未有繼之以盟者且合諸侯圭乎救鄭而已安用盟盟之所以固攜貳諸侯皆在何固之有今諸侯救鄭而同盟於馬陵吾知其病楚之彊而疑諸侯之貳也於時晉蓋未失鄭馬陵之盟鄭實在焉楚公子嬰齊兩帥師伐鄭前日之師未能

得志則今日之役兵不加少益兵以扼鄭鄭能無懼心乎豈特鄭懼之宋衛曹莒邾亦何恃而不恐恐則二心生諸侯之常情也晉侯於是疑其覬楚之彊而貳於楚故救兵未返即馬陵而盟之所以諭華夷彊弱之勢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之心也春秋救者凡十有八惟此繼之以盟用是知其病楚而疑諸侯之攜貳也

公至自會

凡公行而反飲至於廟舍爵書勳於冊然公之出固有二事偶者不可以二事至以二事至則若再出焉二事皆善則槩曰至自會二事善惡各一則擇其善者書之蓋惡則飲至之禮有所不敢行苟行之則必飾辭以誣册書爾聖人皆因其實而書之褒貶自見今救鄭盟於馬陵所以出而二事偶然二事俱無惡故並告於廟而槩書曰公至自會也

吳入州來

州來吳楚之間小國爾吳伐鄭中國無救者而楚人亦不敢議其後於是入州來州來微且逼於楚彼得州來不足以爲中國重輕而聖人必志之以著楚之張而吳日熾中國諸侯何以堪之故不十年有鍾離之會中國安能並抗二敵哉其外楚不

得不連吳也然勾吳蠶食之勢自伐鄛入州來始
所以著其猶夏之漸也說者以爲吳乘楚伐鄭而
入州來是楚伐鄭晉救鄭之師已反而吳兵方及
州來安可謂乘楚之出哉王當又以爲其後楚兵
不敢觀兵於上國者畏吳也九年楚道吳魯之閒
伐莒吳何不遂襲其後哉彼徒見州來近楚而吳
入其郛臆度而爲是說其實非也

冬大雩

周之冬今之八月不雨不得不雩餘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氏專衛自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

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橫
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橫不能無憾於
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內抗其君
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
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寖淫其
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聖人終始著之首
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然衛不能
制而容之晉不能治而逸之均罪也衛之弱且制
於晉有所不敢而晉佑叛臣以亂人國其誅可不
重乎此春秋之法蓋專責晉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魯爲鞏之戰而取汶陽晉力也今韓穿來言歸汶陽田亦晉許也前日以爲可取則如今日勿歸今日以爲宜歸則如前日勿取以爲可取而復歸之以爲宜歸而故取之二者均罪也汶陽故魯田已久沒於齊及鞏之役晉主是戰一戰而勝反魯侵地然晉實何有哉爲魯復田而已前日取田於齊齊失之也晉實無所失今日以田與齊齊得之也晉實何所得失之非已之損得之非已之益宜晉人於取予甚輕且易也特假是田市功於魯市恩於齊矣初爲鞏之戰魯實傾國以從我而我無以利之則若勞人而無報故取汶陽田以報功於魯爲既敗齊師頃公屈已以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蓋以東夏彊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鞏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爲榮大矣故常以取其田爲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爲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爲惠故寧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然是田故魯之舊封則在魯爲義在齊爲不義晉藉田以市功二國爾庸顧夫義不義哉然魯初以四卿得之而今以一言失之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初倚晉之

勢而得之故非四卿并出無以奉晉之歡今畏晉之勢而失之故雖一言之及無敢不承晉命此所以艱於得而易於失也魯侯不剛固無以違矣而晉景彊聒抑亦甚哉聖人書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也晉侯之罪何所逭乎歸之于齊者迂辭也凡事有曲而不通者必迂其辭以見之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與執曹伯歸于京師異矣故曰歸之以見其曲今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異矣故亦曰歸之以著其不直一字之間其義顯矣信乎非聖人不能修也汶陽田

即鄆讙龜陰初言其田而終舉其邑此時未爲邑也其後齊築爲三邑邑舉之餘義見取汶陽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鮮歸中國蓋甘於夷矣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中國會盟文十年比楚人爲厥貉之次十五年晉郤缺伐之卒不能反也今欒書以師侵之雖未遂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故聖人亦書之所以存中國之勢而振霸主之威歟

公孫嬰齊如莒

嬰齊如莒非國事也魯大夫如大國者聘也未有

聘小國者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玆如牟左氏以爲娶焉是亦意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葬亡友猶書之娶何嫌不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娶也外且書之內安得不書不書其故謀其私也雖魯有所不能知者矣故無得而書焉嬰齊叔肹之子父不義宣公而甘爲匹夫可不謂賢歟而嬰齊專侈于朝且如莒而謀其私爲肹之累多矣君子惜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求婚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以自媒爲嫌也天子娶於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娶於大夫以大夫同姓者母未有自娶而自主之者也宋公娶於魯而自主之故書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譏自媒也公羊以爲録伯姬伯姬之賢則然耳何必納幣而預褻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無事業見於經其罪不可得而考獨以經文觀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同括何以無罪趙盾弒靈公於今再世矣再世而不能得賊盾獲死于牖下殺同括何益哉同括襄之子盾之弟也兄爲

逆其弟何與況兄獲全腰領而弟蒙其戮脫渠魁而誅其親庸爲得其罪乎故以無罪録之也左氏載莊姬之譖有無未必可信吾故略之以經爲正而已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周公之制未有無功而賞者也賜命國之重賞安可以加無功錫命者諸侯繼統命之爲諸侯也賜命者有功而賜命服也禮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有加而賜所爲賜命也成公即位八年矣朝晉者再未嘗一朝王聘晉聘宋者三未嘗一聘周王師敗于茅戎定王葬未嘗會魯甸服也二歲一朝今四不朝矣貶爵削地六師移之未爲過也不加之刑而加之賞此何法哉蓋簡王即位于今三年諒陰初終聽政于天下用姑息之典以維諸侯而已何賞之有天子天王之稱也或曰臨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曰天王天下即諸侯諸侯即天下何以見其異任伯雨曰天子主乎恩天王主乎法其言則巧而實穿鑿褒貶不在此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婦人之義無再行叔姬既絶于杞而以杞目之聖

人垂教遠矣邾伯姬不書卒而此書卒成公不以爲罪而厚其喪也故明年杞伯來逆其喪以歸畏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士燮來聘謀伐邾也邾蕞爾小邦何足以煩二國之師哉非難於邾難於吳也前年吳伐邾邾折而從吳吳人方張晉實懼之邾在齊魯之鄙伐邾而吳救邾則齊魯將受其毒故先謀之於齊魯俾內爲備而外伐邾兵勢既張則吳有所不敢救也此所以先聘後伐必四國之兵皆出而後伐之歟不然邾之爲國偏師足以環其郛尚何用多兵哉初吳伐邾晉不能救逮其從吳乃動四國之兵而伐之不爲其易而爲其難晉已失計矣然因其失而遂弃之則吳患益深伐邾猶足以蓋其失也是以春秋無貶辭齊魯書人將卑師少也晉魯不書帥師將尊師少也以四國並起伐邾聲懾吳人而已其實不在用衆也

衛人來媵

義見齊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之作凡以正天下之非禮非義叔姬既絶於

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矣今杞伯來逆其喪以歸此何禮哉禮出妻之子爲其母服齊衰杖期若父後則無服其子尚爾於夫何有邪杞伯以叔姬爲賢初則不當出以叔姬爲罪而出之終以爲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絕之不敢直歸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於魯魯不以爲過而厚治其喪杞伯於是懼而復來逆之則出之逆之皆畏魯也非杞伯之心也且夫婦之義而至於出絕其亦不仁矣而聖人不責杞伯者以叔姬之不賢不能順其夫家以奉杞之宗廟也刑於寡妻雖文王之德而太姒之賢聖人列於十亂則姒之懿德何如哉若叔姬之不賢則雖文有不能化也此聖人所以重責叔姬輕待杞伯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宜諸侯之貳也晉自蟲牢之盟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則命魯衛侵之六年之役是也魯衛何嫌於宋哉以霸主之命爾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復奪魯田以歸齊魯之所以事晉者以因晉而得汶陽田

也今既復爲晉所奪魯何望於晉哉故晉雖惡宋而魯犯晉怒與宋共爲婚姻之好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而衛遂來媵魯既與宋矣衛復何畏而不從哉魯宋衛合爲一家魯若一言怨晉之奪已田也則天下諸侯舉皆貳晉矣故三國之好既合晉於是懼而爲蒲之盟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纔返而晉人亦來媵此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歟晉雖惡宋不順而反妻之狎魯之弱小而反媵之是豈得已哉懼三國之叛心而已夫諸侯同盟必有其故學者不可不稽之蟲牢之盟以得鄭也馬陵之盟疑諸侯貳於楚也蒲之盟懼二國結

婚以叛晉也不考其故而妄言之則春秋爲虛文矣未嘗聞聖人作春秋有一言爲虛文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書者三紀叔姬與宋伯姬以賢鄫季姬以姦不書其初無以見其終故於其歸也皆志之然紀叔姬宋伯姬始終之善可以見矣而鄫姬之惡何自而明故紀宋二姬卒書葬以見其善之終鄫姬不書葬以見其惡之終也此春秋異其文而見善惡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婦人嫁三月擇日而見于廟成婦禮也此固娶
者之禮豈嫁女者所宜與之僖公娶于齊致夫人
于廟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未有女氏之嫁
命使以致女于婿氏之廟者今魯嫁伯姬於宋三
月而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則有由矣魯既犯
晉之所惡而嫁女於宋衛亦來媵之晉蓋疑三國
合而反晉也故前爲蒲之盟諸侯既協故晉亦屈
已而來媵晉大國也視魯故常眇之今肯以其女
爲妾乎故晉將送媵女于宋魯疑伯姬未見於廟
爲晉所脅而不得爲夫人也於是遣使以致之古
今典禮有廟見之制無致女之文致女者蓋成公

一時之權制實非禮也諸儒皆求其說而不得乃
以致女爲常典誤以廟見爲致女也既以致女爲
是乃疑春秋不書常事則又曰使卿非禮也且行
父魯之貴大夫上卿爾若使而非其冗季氏專且
彊其肯任卑者之役乎求其說而不得宜其不免
乎鑿也

晉人來媵

諸侯嫁女於諸侯二國媵之是謂三歸一娶九女
所以廣繼嗣之道也魯嫁伯姬于宋衛晉媵之常
事爾何以書蓋因其常而有變焉不可不志也魯
嫁女衛來媵眞情也晉爲霸主而下媵魯女實非

得已蓋迫於勢而疑諸侯之叛晉也然晉之來勝固有其意而書之若衛人之勝何必志哉蓋不志則無以見其三國來勝爲禮之過也其後齊亦來勝爾此所以不得不書衛之勝也若齊之勝尤有說焉解在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將叛晉爲楚晉侯執之宜得霸討矣而書曰晉人執鄭伯何哉蓋晉所以宗諸侯者非其道宜其得鄭之叛也前日爲蒲之盟諸侯已二三其德以故魯嫁女于宋晉屈巳而爲之勝蓋求魯宋也晉主夏盟以是而求諸侯鄭復何望哉鄭介晉楚之間弱不能自立惟彊是從矣視晉爲無足以庇鄭故貳於楚晉不念其所以失鄭之故修德以來鄭乃因其來朝而執之鄭人安得服哉鄭不服而加之以兵尚爲得霸討乎楚子執宋公以伐宋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其惡僅一間爾此宜其得貶絶於春秋也然楚子執宋公以伐宋不再舉楚師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再舉欒書之行非褒晉也楚子即宋地執其君以伐其國晉因鄭伯來朝內執其君外命大夫伐鄭爾執不書其地則知其在晉再舉師則知其外命大夫也噫君執其君而臣伐其

國其爲虐尤酷於楚恃此而宗諸侯宜諸侯不懷以此而抗楚宜楚人益熾也晉景於是乎無能爲矣區區侵鄭宜其不能得鄭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人之患深矣潰莒入鄆何其神乎楚居荆州其地蓋遠于莒莒即今之密州也在吳魯之東楚人整兵道吳魯之閒越吳魯之境而伐莒吾不知楚兵何以直至於此也楚於是實有輕諸侯之心而諸侯亦拱手愕視無敢議其後者吾於此竊爲中國憂嗚呼莒蔑爾小國固不足以抗楚且素與楚

隔絶亦豈意楚師之直犯其國哉聞侏儒之聲固已震慴宜其民不戰而潰也或者罪莒之無備且不得民故釋然而潰此非人情矣莒之微縱有備其能破楚師乎莒之民耳聞楚彊目未嘗見楚兵也一覩左衽之師能無懼乎民雖懷其君亦不勝恤其身矣尚何恃而不逃民逃則楚若履無人之境故乘破竹之威以遂入鄆也鄆莒魯交爭之邑于時蓋在莒魯文公城諸及鄆而未能得襄十二年莒人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則知成公之世鄆不在魯也楚人何哉蓋嬰齊伐莒莒潰以偏師入鄆爾再舉楚人潰莒而遂入其邑宜書遂矣而

嬰不在故不得書遂再舉楚人以見苕判然瓦解雖偏師猶足以入鄢也嗚呼楚兵橫行直抵海濱齊晉不能鬬其前吳魯不能牽其後吾不知諸侯何如是之無謀也學者不責諸侯之無謀而責苕人之無備非春秋之意矣

秦人白狄伐晉

夷狄天下之無信者也甲彊則主乎甲乙彊則順乎乙君子不治也獨責中國爲重矣宣八年晉成嘗以白狄伐秦今秦伯亦以白狄伐晉白狄介秦晉之閒惟所用之而秦晉二君皆中國彊侯用非族以伐同類其視狄何遠哉故聖人槩稱人閒不

書及一乎狄也秦晉自殺之役于此四十有七年各弈四世而怨不釋則亦無以爲人矣聖人蓋均惡之今又互用夷狄以交攻惡同罪均無以大相過也前日晉書師今日秦書人所用之兵有衆寡將有尊卑爾其實均不義非有所輕重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鄭伯未釋也執其君而民不服反圍許以動晉鳴呼舉而不義招辱於天下區區詐力果何足恃哉王者之師誅其君弔其民民大悅今雖殺其君鄭不可得晉之爲辱大矣鄭人蓋曰寡君無罪而晉執之鄭以社稷之靈既有君矣故圍許

以示不畏晉噫晉於此雖反其君而鄭不受雖殺其君而鄭不服晉侯於鄭吾見其愧無隙以入地矣雖悔前日執鄭伯庸可及乎鄭固素虐於許而今日之師無意於許蓋激晉之恥而已

城中城

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即今海州之邑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況得時乎此不爲貶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何憾於鄭哉霸主之命也晉不義而執人之君鄭不服負愧於鄭將歸其君而鄭無求君之意進退皇皇然無以自處故令衛帥侵鄭意鄭或懼而求反其君得以憑藉而歸鄭伯也鄭卒無一言之屈故五月率諸侯伐鄭而納鄭伯焉未聞既執其君乃伐其國而求反其君也晉侯是何顏以宗諸侯乎黑背稱弟母弟也衛定篤於母而親於弟與齊僖厚其弟年者異世同轍也年之子無知弒君黑背之子剽篡國是或一道也私其親而厚寵之果有益於國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既非時而五卜爲瀆已甚不免牲不免牛而曰乃不郊忿詞也天之所以不許魯郊也明矣乃

不自咎尚忿而不郊成公之悖甚矣春秋書免牲者二猶有從容畏天之意書乃不郊者三是忿而遂置之也天可忿乎吾爲懼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景執鄭伯以伐鄭而鄭不服圍許激晉晉將歸鄭伯而鄭不求又命衛以侵鄭鄭卒不求復其君晉景於此儳然如不終日欲歸其君而鄭不求欲殺其君而鄭不服故忍靦顏以合諸侯伐鄭而歸之然以單使歸其君鄭苟拒而不受則返何以置之哉故假六國之兵以勢扼鄭而必其入也噫初而執之以一夫之力今而歸之脅六國之師何執

之易而釋之反難哉義不足也執之以義則鄭傾國而聽晉求歸其君安用伐之而後歸執之而不義則鄭立君以抗晉而晉無如之何故雖納之而有所不受嗚呼霸主之舉錯其可忽諸彼徒見文公嘗執曹衛二君而得國故亦執鄭伯焉亦豈知其反爲辱哉然曹伯襄衛侯鄭皆書歸而鄭伯不書歸蓋曹衛之人幸其君之釋而有欲歸之志故以歸告諸侯魯史書其歸聖人亦以書之今鄭伯之執晉實不義鄭人不服奉鄭世子以抗晉晉彊納之非鄭欲其歸也故不以歸告於諸侯魯史不書歸故聖人亦不得以歸書之非聖人故略之也觀

晉伐鄭而十三年鄭伯從晉伐秦則鄭伯於此歸
鄭可知矣不書納實歸之不可言納也諸侯蓋恥
言納尚何辭而書之故公之歸不至告廟也魯史
不書春秋安得而益之哉
齊人來媵
齊晉大國下媵於魯說者以爲慕伯姬之賢或曰
以二國媵僭天子皆非也蓋有其故矣晉之媵晉
自屈也齊之媵晉以之也晉初奪魯田以復歸齊
魯於是憾晉侯與宋爲婚衛人來媵晉疑魯與宋
衛合叛晉故亦屈己而來媵晉之屈實以奪魯田
以與齊之故也晉已屈己與宋魯衛爲姻姬之國
齊獨取汶陽以結怨於魯使魯教晉復爲窜之戰
齊獨能抗乎故見晉人來媵亦屈己而來媵外從
晉之欲內市魯之歡且得宋之援也齊以一女爲
媵而爲齊之利多矣雖屈辱有所不辭也此齊晉
所以來媵之意不然二大國之彊未易爲宋魯屈
也彼所謂慕伯姬之賢與三國僭天子非是之意
也伯姬之賢見於守節以死未死之際何以顯其
賢宋非彊國安能屈齊晉之媵殆因魯女而坐享
其榮爾非宋求之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天王崩諸侯會葬同盟卒大夫會葬禮也晉侯獳卒而公如晉會葬之辱甚矣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更以公孫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久留于晉及葬景公而後反實公之辱也故不書葬晉景公爲內諱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於晉者凡九月魯亦有人民社稷之守乎晉侯獳卒於五月則九月葬矣既葬而稽於晉者凡六月吾竊爲成公懼之于時季氏日彊行父蓋秉魯政也政在季氏者凡九月魯之爲魯抑亦可危矣然襄公如楚亦踰年而後返于時季武子秉公不在而取卞故春秋於二十九年春正月書公在楚志公所在以存魯而誅武子也今公之出文子秉政然無取卞之事故聖人不書公在晉則夫文子專未若武子之甚也孔子稱其三思而後行蓋亦愿而有畏者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前年公如晉留於晉者凡九月公何負於晉而晉止之晉之不義也甚矣初無罪而執鄭伯鄭人不

服欲殺之不能欲歸之不可反受其辱尚不自悛
今又止公何爲邪徒以魯與宋衛結婚姻之援以
抗晉而晉齊屈而勝之也今公既返因以郤讐來
聘且抗公而盟之陽爲禮而陰實疑魯蓋厲公初
立而求諸侯疑公　憾其見止而或叛晉也故因
聘而盟之郤讐之來也蓋曰拜前日之朝且通嗣
君爾而郤讐之盟何意哉吾於此見晉人來聘之
不情而魯之弱矣以公而敵大夫其辱爲如何聖
人没公不書非苟爲内諱伸公所以誅郤讐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行父如晉報郤讐之聘也僑如如齊改事齊也既

報聘於晉而復事齊何邪魯弱不能自立從容於
二大國之間惟厚於己者親之爾初魯所以事晉
者以晉能助己爲竊之戰而取汶陽田也不數歲
晉復奪而予齊齊魯何賴於晉哉故事晉之心益怠
矣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田既復入齊
魯爲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其不厚於魯也明矣
卻讐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服事晉
乎故以僑如如齊通舊好且倚齊而抗晉也然既
事齊矣何用報晉蓋于時齊亦比于晉以復汶陽
田也今事齊而遽絶晉不惟魯犯晉怨齊且不敢

庇魯以抗晉也故分使兩聘而羈縻於齊晉之間其實心於齊而外晉矣故十四年僑如如齊逆女又娶於齊焉則今日如齊之役非獨貳晉且謀婚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外內出入之辭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之安有天子獨有內無外有入無出也陋儒穿鑿而使聖人之辭有所不達吾且哂之天王無出吾於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既言之矣自周無出吾猶有言也春秋內外之臣書奔者五書出奔者三十有七直書奔者無位之辭也或自外而奔也書出者有位之辭也自內而出也淺丈夫鑿生自周無出之論蓋以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不書出爾至周公書出其論既不攻而敗乃文之曰周公自絕而出也嘻孰使其妄生無出之論乃旨病而自炙哉且考之於古周無不言出之理書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又曰諸侯出廟門俟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不知何以得自周無出之說也周公之罪雖不可灼知然其出奔非己不能自安則內不容也周室之政何政矣自內而出故不得不書出若夫王子瑕則聞

佞夫之禍而奔王子朝則聞恭王之至而奔皆非有位者也或自外而奔也故不書出晉先蔑奔秦自令狐而奔也歸父奔齊自笙而奔也故不得言出宋萬出奔陳衛孫林父出奔晉皆自內而奔故不得不言出必曰在周無出則先蔑歸父亦不書出無乃晉魯亦無出邪其說陋矣聖人書周公出奔晉不在有出無出之間所譏者周與晉矣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屏竄惟上所令得罪於主則延頸就死否則素服待放矣未聞有罪而揜然自奔也王之所弃天下同弃之命一出孰敢匿其姦大則討之以敵王所愾小則執之以歸于甸人未聞黜于周而保於晉也周室不綱聖人所不忍責而晉爲逋逃主匿比罪人以抗天子其罪何可不誅哉此周公出奔晉之意若曰自周無出非吾所欲聞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爲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齊宋不與也前年叔孫僑如如齊魯實貳於齊事晉不篤故晉求諸侯必先得魯衛以魯衛於齊宋爲姻魯衛不叛則齊宋至矣此會于瑣澤之故也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既不書楚且不及宋晉所會者魯衛爾無一

是合者此不知是何年事左氏誤附會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攘夷狄安中國霸主之略也晉厲嗣霸之初首敗狄於交剛順諸侯之欲以懷其心而已故晉有命諸侯有所不敢違也于時狄實未有以戕中國而晉敗之雖攘夷狄於春秋爲美事而聖人書人者責其僞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非詐戰也不與夷狄當中國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晉彊國厲公健主也且世嗣霸統未遽爲諸侯下

也今不徵兵於魯而曰乞師焉豈情也哉成公作丘甲甲士衆而精悍多兵實彊於諸侯晉蓋忌之於是假遜順之禮以乞師其實陰謀以困魯也藉遜順以行陰謀魯不察更以爲腆單使至庭則拊三軍之衆以從晉晉用之而屢得志於諸侯何晉侯之姦而魯君之不悟哉故外之來乞師者惟成公之世信乎非成公之作丘甲無以招晉之來非成公之昏庸無以墮厲公之計也晉之來乞師者四其謀則一厲公之姦至矣乞者屈辱之辭加晉以屈辱之辭聖人蓋賤厲公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情僞而迹真君子誅其僞迹公而情私君子治其私春秋之所以爲春秋判天下之情迹而已公如京師迹若真而情實僞晉侯伐秦迹若公而情實私不可不察也春秋至是百有餘年未聞有諸侯如京師者僖公因王之狩而再朝王所蓋非其地矣成公獨能如京師而朝王其迹不既真與然公實非朝王志於會晉伐秦而已則其情已露故聖人首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而繼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著其僞也秦晉交怨五十餘年其已極矣前年秦人復以白狄伐晉雖晉侯以怨報怨

不失爲直而秦獨於晉爲深仇彼諸侯何嫌於秦哉蓋未嘗以十兵尺鏃遺諸侯也今隣公合諸侯以爲兵車之會蓋以霸主之令脅之則其迹若公矣然合諸侯以除中國之患可也今乃摟之以報己怨庸得爲公乎前乎此晉之伐秦者屢矣未嘗脅霸主之威用諸侯之力以疾秦今以公合諸侯而私用之故聖人書公會晉侯其侯伐秦志其私也是二者均罪人矣若夫公如京師責之淺者則曰十二公之中惟成公如京師聖人蓋褒之責之深者則曰公因伐秦過京師而已未嘗朝也故不書朝淺者在所不辯而深者吾竊以爲過矣且公

三月如京師至五月而會晉伐秦久留京師非朝
王而然與公朝於王所非其所也故不可書公如
王所而書朝焉若公朝齊晉及內大夫聘於京師
皆書如而朝聘自見矣今書公如京師責其不朝
蓋曰不因伐秦則亦不朝京師耳然說者以朝京
師係褒貶甚重則惟責魯而不問晉晉亦烏得爲
無罪哉於時吳楚交興諸侯震恐晉厲嗣霸不圖
制吳楚以安中國乃連諸侯以報私忿諸侯豈晉
所宜用哉徒以霸而謀自安則勢有所不得不順
齊威晉文合諸侯以安諸侯一不義則君子責其
非況合諸侯以自謀其私可置而勿議哉吾於此

見晉魯均受其貶矣三傳諸儒無一言及晉吾故
益之以明聖人之意而已

曹伯盧卒于師

爲人役而喪其身聖人閔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此則以明公初不如京
公初如京師而後至伐秦此則以明公初不如京
師特因伐秦過天子而朝之也故其返也不敢曰
至自京師而罔宗廟也然於時以從霸主爲重而
如京師爲輕以朝王爲不足道而以伐秦爲榮故
其返也以伐秦至而不以京師至也雖時態以爲
常而聖人書之亦足以見京師輕而諸侯重也悲

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見於經自隱三年至此卒葬未嘗書于冊公羊以爲傳聞之世録大略小或者又以莒無譏非也莒用夷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會故不書葬無他義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得罪於衛而出奔晉晉倚晉逼衛以求入也晉爲霸主不執之以正其罪反匿比罪人扼衛而彊歸之林父既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此聖人所以書歸自晉歎凡曰歸自某者某歸之也吾以爲春秋責晉爲重也歸者其罪輕歸之者其罪重故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不親迎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非策也吾于三年去疾伐許既言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一事而再見者先氏後名常也不獨逆女爲然公

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之類是也

左氏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鑿而無義矣稱婦有姑也于時穆姜存焉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宣十八年歸父奔齊魯人以嬰齊後歸父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嬰齊仲遂之孫矣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曰仲嬰齊然以弟而後於兄昭穆爲不順不可以訓況仲遂魯之

賊歸父且弃命奔齊則雖絶其後不爲已甚而魯人爲之後故春秋於仲遂之卒獨書其字而仲嬰齊無事業見於世亦書其卒足以見魯人不絶仲氏尤以遂爲賢且有功於魯也成公宣之嫡子遂有恩於其父子忍絶其後乎則東門氏者三家惡之成公蓋厚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合諸侯於戚所以蓋前日伐秦之非也前日伐秦私用之今日戚之會宋以世子齊以大夫

而滕且不至矣蓋前日以公合諸侯諸侯初不知其伐秦以兵車會之既而晉侯乃摟之以報怨諸侯不允也故今日之會齊宋莫測其然姑以世子大夫聽命而已滕雖不至晉亦無若之何蓋已有以欺諸侯無怪夫諸侯之不篤信也晉懼諸侯之攜故曹已與盟復執之以賣歡於諸侯蓋曰吾合諸侯爲天下討亂治逆也噫亦既僞矣安有既盟之復執之則賞罰不亦紊乎雖得霸討其實假義以蓋伐秦之失而已非眞情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僖二十有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書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書人書歸之于此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侯書歸于京師用是知春秋一字褒貶果非聖人不能修也文公晉之賢君乃聽元咺之訟而執人之君故書人以執貶詞也已既執非其罪乃不自決更以累京師故書歸之于迂詞也今曹成公因宣公之死乃殺世子以自立是天下之罪人也晉侯執之且不敢自決而歸于京師舉措皆正故書侯而不書人志褒且直之之詞也然則固常事耳何用書之蓋不執之於盟之前而執之於既受盟之後則晉侯非心於討曹特假義以維諸侯之心而已左氏不達因以謂會于戚專于討曹且曹與戚之會晉侯初

合諸侯而盟之以洗其前日私用諸侯以伐秦之
諼特疑諸侯之貳因討曹以示義也不執之于未
盟而執之于已盟則戚之會初不爲討曹也明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
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
楚耳今鄭從晉而伐已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
楚子伐鄭爲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
華元宋之賢大夫也其出奔晉何邪爲山及魚石
所迫也華元歸而山見殺魚石叛則知初之中也
山與魚石迫之矣元爲右師而二叛將作不能已
之乃狼顧而奔晉倚晉而復歸亦足以見元之懦
而不立忠而無謀也論元之心則與衛孫林父異
觀元之跡則與衛孫林父同美惡不嫌同辭故聖
人一書之然觀林父歸而卒至于叛元歸而殺山
逐魚石則善惡自判矣美惡雖同辭庸何傷云爾
又曰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

一毫合于經在所不信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臣
故山見殺而魚石奔復倚楚而入判然無足疑者
若從左氏之說則漫不可考耳

宋殺其大夫山

山名而不氏宋之亂臣也聖人惡之奪其族所以
著其惡焉然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既殺有罪而
以累上之辭書之何邪所以致山之惡者君也宋
共寵任蕩氏共公卒而蕩氏專逐華元比魚石以
爲宋患雖山之惡甚白而所以成其惡蓋自君上
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山之罪卒不可赦故黜
族以見惡用是知春秋褒貶如大地之無私也諸

儒囁嚅于善惡之間不達者因以不書氏爲闕
蓋踈矣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歸誅蕩山逐魚石而宋國以靖則元之功足
以蓋其過矣故華元出係之宋歸係之宋以宋以
之爲重也然魚石既奔而復入以叛脅之力也則
石之惡併蕩山誅之未爲太甚逸之而爲患猶爲
失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首止之會書及以會霸主諸侯一德以尊王世子

也鍾離之會書會以會霸主諸侯二志於吳也當是時諸侯皆聽於晉諸大夫知會晉而已及會吳晉志也故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所以別二志焉故不曰及以會而曰會以會也于相于向同是義晉厲之霸諸侯震恐其敢不以晉命而會吳乎然晉所以屈而會吳則有由矣于時吳楚兩熾吳楚合則中國危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於鍾離也然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蓋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人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而說者以爲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蓋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會以會外吳也且吳楚均夷狄原其先則吳貴於楚齊之盟孟之會未嘗外楚而獨外吳何也此蓋晉率諸侯往會之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也哉

許遷于葉

許自遷也鄭虐於許許畏鄭遷於葉葉近楚倚楚以抗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冰異之大者陰陽之理紊矣以爲陰之

極則宜雪不宜雨以爲陽之戾則木非所宜冰木
爲少陽得水而生今反冰求其理不可曉冰爲少
陰因水而結今雨結冰其變不可測要之聖王不
作皇極不建五行之經反而爲災聖人書之非苟
責時君所以警後世也何休指沙隨苕丘之事爲
應此覩語也君子不道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從楚爲楚侵宋故未幾有鄢陵之役也鄭
成公即位于今十年其間外被楚師內蒙晉辱卒
不叛者以晉有足依以抗楚也今晉率諸侯以事
吳鄭不惟役於晉且將役於吳矣事一楚孰愈於
兩晉故寧折而入楚焉自是一叛終成公之世不
返有以也夫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乞師以伐鄭魯師不及期晉侯憾之故沙隨
之會不見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鄭叛晉從楚晉侯之伐敵晉者鄭也而以楚加鄭
鄭推之爾鄭叛華即夷且脅夷狄以抗中國罪在
不言而晉能以單師勝楚鄭之衆晉亦彊矣然鄭

師雖敗而卒不及者以晉侯恃力而不修德其不見公執行父皆非所以來諸侯之術宜鄭成雖敗而不服也戰稱爵敗稱師春秋之常楚敗稱子文誤耳說者以爲楚子傷焉故斥言之鑿說也宋襄公敗于泓身傷而死何以不稱宋公敗績而書宋師邪春秋義同則文一聖人不爲區區之義以自矛盾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兵敗君傷將之罪也殺之何甚然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古者命將出師推轂而告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舉一軍之命以授於將故其敗也君得以懲其罪將亦爲三軍伏誅而不恤今鄢陵之戰楚子在焉已以自敗何以責過於將將雖有命其敗實君主之尚何誅哉宜子反有不朽之言而春秋不以殺有罪書之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之會晉蓋疑諸侯之貳故會以卜之鄭既叛晉而宋亦被鄭兵宋固在所疑及鄢陵之戰乞師於魯而我師不出諸侯亦無以寸兵助晉者此晉所以不旋踵而爲是會也然諸侯均不助晉而獨不見公蓋以卑辱乞師而魯不出其所以待魯者若恭而魯實若倨也故獨責魯焉然魯安敢倨晉

內有僑如之難而兵不及期耳晉侯不察直將加無禮於公公雖不見而實有辭夫又何恥況諸侯均不佑晉何獨責我哉夫內惡必諱春秋之常雖不得已亦加隱避所以存君臣之義也君弑則書薨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而盟大夫則書及叛盟失信則沒公而書會今直書公會無隱者非內之惡晉之謬也見諸侯而獨不見公則用心既頗以兵不及戰而責人則爲謀不仁不恤人之難而責其必至則於義爲悖罪也在晉吾何恥哉故在所不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已可以成事告也故曰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侯敗楚鄭之師于鄢陵鄭卒不反今又以王命伐之而鄭一不之顧鄭則罪矣晉厲恃勢力以屈人人不我屈無怪也鄢陵之役晉來乞師魯兵不及期公受其辱今晉不乞師而公會之畏晉可知然期而失期而君蒙不見之恥不期而至則臣有見執之辱至不至均有罪焉諸侯之事晉者亦難矣宜鄭伯一叛而不反也王臣會伐自此始義見

柯陵之盟

曹伯歸自京師

曹成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以歸京師尊王室也簡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復歸之曹王室不綱失政刑矣自後春秋亂臣賊子其徒實繁東周之君固不能行九伐之典爾今幸晉厲有尊周之心不自裁處而歸曹伯于京師王苟因是以用其威福之柄則天下孰不震懾王室猶有望於復興也今乃置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為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為周王惜之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既而晉自釋之

書曰衛侯鄭歸於衛不云歸自京師者非王命也今曹伯歸自京師王命釋之也然衛侯鄭名而曹伯不名此又輕重其文以見義者凡諸侯有惡則名不然則否鄭之歸晉文以有罪而赦之故順其欲而名之名鄭所以責晉文也曹伯之歸簡王以為無罪而釋之故亦因其志而不名不名曹伯所以譏王室也觀乎此然後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鄆陵之役魯師失期晉侯不見公伐鄭之役公親會之而又執季文子晉之舉措亦謬矣不及期則

不見其君親會之復執其臣諸侯何以堪此晉厲之爲人蓋亦虐哉宜其不克終也舍者次舍之舍穀梁得之蓋拘之于苕丘以要魯之服左氏以爲赦之非也楚子執宋公及薄之盟赦之書曰釋宋公不曰舍之此若赦之亦曰釋行父足矣安用書舍之于苕丘且明著其地哉稽之文義亦無以舍爲赦者其說踈矣故吾從穀梁爲正然季孫意如叔孫婼之執皆書至而此不書至蓋晉旋釋之而與公同至也告廟以公爲重書公至自會則行父從而至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三家專魯勢醜德齊各乘隙以相傾鄢陵之役僑如謀去季孟公懼內亂設警備而後出兵用是失晉期以得罪於晉僑如之故也僑如懼公及行父訴於晉而謀之故反譖於晉晉亦不見公及執行父亦僑如之故也然理有順逆情有眞僞卒之公及行父不辯而自明晉將釋之僑如懼公之至而責其罪也故出奔齊噫敗國譖君之賊掩然如齊而齊匿之齊亦有國有君乎抑亦高固之黨同惡相濟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及行父之出於今六月矣君臣久稽於外以僑

如之譖而晉責之罪不釋也今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於扈公至自會歸而刺公子偃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夫行父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春秋之文簡而明考其原則情狀昭然矣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故無以見其非罪故先書戍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為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顯春秋之法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衛北宮括侵鄭晉命也左氏以為救晉彼何據而云哉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救而書侵邪此鑿說不足據蓋將合諸侯伐鄭而疑楚必佑之乃先命衛人侵之以嘗其鋒故未幾有柯陵之役也無他義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秋公至自會

威文襄成之霸蓋嘗摟諸侯伐叛矣未嘗屈王師下伐也屈王師下伐始於晉厲世衰謀迫霸業日隳初則挾王師以令諸侯摟諸侯以討攜貳兵役不敢及周也今兵戎之役周亦與焉陵夷甚矣厲

公羣戾專以力而屈鄭鄭伯一叛雖鄢陵之兵敗而鄭不服乃責魯兵之後期罪諸侯之不我用於是挾天子之命屈尹單以令諸侯雖王臣臨之諸侯不敢不至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未反故遂興柯陵之盟特藉王臣爲是盟而必諸侯之信耳且伐鄭自伐鄭鄭既未服何用同盟哉此實無所謂而然徒幸王臣之在以令諸侯也初集王師以脅鄭復倚王臣以結諸侯爲晉之計則善矣而周室不幾於替乎其得鄭不得鄭在所不問而屈王師下伐蓋始於晉厲君子不可不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崔鮑皆齊之彊臣也非爭政不勝而奔則詭謀暴露而出決非善之者故今年高氏奔而明年國氏誅其故可知矣

九月辛丑用郊

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前乎此雖以史遷請之於王而得用郊蓋疑其僭而天不享故卜之而未遽用也成公七年蓋嘗卜之已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忿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矣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責不在定

哀其用之始於成公與用田賦用致夫人同而謬者求其說不得遽以爲用人其支離一至是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魯一作丘甲而晉四乞師於魯一不及期則公不見而臣執辱多兵果何利哉荀罃之來魯其敢違乎故冬公會晉侯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伐鄭皆以王師冠之王威豈能攝楚而服鄭哉徒假之以致諸侯之師也然三伐鄭而鄭不歸亦足以見力之不足恃矣而晉厲不能內修德以來之徒極其忿而不置鄭卒不服晉亦以亂身陷

不測攘外而不治內吁可戒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從伐鄭者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徒以會至也今之伐又何功之有乃至自伐何邪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而告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是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爲得其實危之之說於是疎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

大夫之卒書其實而已月日所以紀其實也十一月無壬申誤爾公穀附會以爲待公命然後卒大

夫卒豈待公命而後書之借曰必待公至而書則
亦當以其卒之月日以志其實安得移其日於公
至之後以紊編序哉其說迂矣公孫嬰齊叔肸之
子非歸父之子或者疑其爲歸父之子故必待公
至而卒之此尤踈謬歸父之子乃仲嬰齊既於十
五年卒安得於此再卒乎此從公伐鄭未至而卒
於外爾無他義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厲公之虐甚矣一日而殺三大夫卿佐國之股肱

一怒而誅誰與處哉宜其禍不旋踵也穀梁謂禍
於是起信矣

楚人滅舒庸

舒庸故楚之與夷狄相滅在所不録然中夏必書
之以見楚之拓大疆場日侵中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之殺君殺之也故以國殺爲文而傳者以爲
欒書中行偃殺之遂殺厲公若然則宜書晉弒其
君州蒲及其大夫胥童以尊及卑然後爲順今先
書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後書晉弒其君則胥童之
殺在厲公未弒之前厲公殺之也初殺三郤繼殺

胥童故欒氏中行氏有所不安而謀逆焉其事自
順無用穿鑿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之興哆然修文之業其志有足尚者然剛暴
不仁果於用威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然當吳楚並
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
吳於鍾離蓋吳楚合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
故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敗楚鄭其為謀蓋亦深
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於是時也可以退而增
修其德求鄭所以不服之故治内以柔之何患鄭
不反而楚不懷乃遷怒於魯以魯兵不出而隳已
功也故沙隨之會不見公茍丘之役執行父蓋亦
不知自反矣既而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
鄭不能得其忿益甚怒無所洩乃内疾於卿佐殺
三郤誅胥童立其朝者儳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
氏逆成于頃刻嗚呼剛暴之君可不鑒哉凡春秋
書弑君以國弑者君無道也一國之人共疾其上
也夫立於一國之上而為一國之所疾宜其及禍
矣悲夫

齊殺其大夫國佐

以傳考之國子以其私邑叛則殺之為得其罪矣
今乃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蓋所以致國佐之叛

者君也靈公不君視不明聽不聰以譖而罪國子故國子叛則其殺也安得不以累上之辭書之

公如晉

成晉亂且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晉厲蒙禍楚鄭乘隙而襲中國伐宋之舉豈志納魚石哉將以亂宋而窺中夏也故聖人亦因其志而不書納使若伐宋自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石自入也說者或曰不言納不與其納且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何以直書納於納者聖人與其納若納之善否褒貶自見非

於納者聖人不與其納其志本於亂中國不在納魚石也且助魚石之亂於楚何利而志於納之彼曰納魚石特假以伐宋貽中國之亂而後楚得以逞也然魚石之入宜曰叛而不書叛非石志於叛楚子驅之以亂宋耳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即位未踰年而遣大夫來聘直稱齊侯君子譏之今晉厲公弒悼公繼嗣統禮爲人後者爲人子則亦嗣子矣而士匄來聘亦書晉侯非禮

也冬士鮑之來十二月虛打之盟亦稱晉侯悼公蓋以已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禮矣左氏更以爲有禮吾所不曉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苑囿之地國有常制魯有大野苑囿之地也今築鹿囿何爲哉古者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立防限民以自專其利也築鹿囿立防以專其利矣此非苟書土功之事左氏獨責其不時非經意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前口伐宋今日侵宋豈志于納魚石哉侵中國也

晉侯使士鮑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楚鄭侵宋晉侯使士鮑來乞師仲孫蔑遂會晉侯爲虛打之盟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蓋晉悼新立未敢遂役諸侯故乞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順從姑盟之以固其心而已此悼公之興和而有禮宜其卒成霸業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右成公盡十有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